《夜潜者》

作者：[日]渡边淳一

夜潜者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凉（1）

穿过喧闹的银座大街，再往东经过昭和大街，霓虹灯和行人顿时少了许多，四周变得一片寂静。

在人们常说起的东银座的料亭①街，单行道的小马路上并排停靠着黑色的包租汽车，偶尔还会有赴宴会表演的艺妓踏着小碎步，从街上横穿而过。虽说泡沫经济已经破灭，可随着夜色降临，这一带依然隐隐闪现出昔日的繁华。

（注①料亭：一种价格高昂、地点隐秘的高级日式餐厅。——译者注）

在一家料亭的黑色板壁前，两根木柱上搭着一根横木，成了一道古朴的冠木门。泷泽秀树刚在门口下车，“欢迎光临！”站在一旁负责领位的男招待立刻躬身行礼，同时向店内通报：

“国民食品公司的泷泽先生到！”

泷泽时常在这家名为“花村”的料亭招待客户，因而成了这里的

熟客。

迎候在入口处的女招待将泷泽领上二楼，走进左手边一间十块榻榻米大小的单间。刚在末席落座，泷泽便对女招待说：“如果一位姓立野的客人到了，请带他上这儿来。”

泷泽正抽着烟，喝着女招待送上的茶，一声“您的客人到了”，立野出现在了眼前。

“来得有点晚了。”

立野四下环顾之后，在秀树的一番礼让下坐在了上座，背后的地板上交错摆放着地榆和四季青。

“今天，就两个人？”

“不可以吗？”

“不，不是那个意思……”

两人是堂兄弟，不过立野的年纪比秀树大了一轮。

三天前，秀树打电话约立野今天晚上见面时，立野说大家是亲戚，彼此很熟，在附近的寿司店或者卖关东煮的铺子里边吃边聊就行了，可秀树没听他的，还是选了能避开众人目光的料亭。

“该不是两个男人在单间里幽会吧？”

尽管立野故意开起了玩笑，可秀树却依旧紧绷着脸。

“今天确实有事想跟堂兄好好商量商量……”

“要和我商量的，不会是什么好事吧？”

女招待将银杏和开水焯过的百合根两样下酒菜摆在他们面前，还往杯子里斟满了啤酒。

街上秋意已浓，室内的空调好像也开得小了，不过下班之后喝上一杯啤酒，还是让人觉得浑身舒坦。立野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随后微微向前探了探身子。

“那么，你说要商量的，是什么事呢？”

“是件不太光彩的事情……”

“所以，你才会想到和我商量吧？”

既然已经被堂兄猜到，秀树也只得豁出去了：“说出来真是难为情，我跟一个女人搞上了……”

立野好像没在听的样子，继续喝着啤酒。秀树心里明白：这正表明他非常关心这件事情。

秀树犹豫片刻，还是叹了口气，硬着头皮往下说：“其实，那个女人已经怀孕了。”秀树说话的时候耷拉着脑袋，一直没仰起脸。

此时，立野轻声说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这是我万万也没有想到的。”

“那个女人多大年纪？”

“三十八岁。”

“比你小三岁。”

秀树到今年夏天刚好满四十二岁，所以那个女人应该比他小四岁。

“早就开始来往了？”

“没有，认识也才一年左右。”

“那后来呢？”

“后来，不就是孩子的事嘛。”

“不用说，当然是让她打掉啦。”

“我也想这么做来着……”

“她不愿意？”

见秀树点了点头，立野一仰脖，又喝干了啤酒：“那就麻烦了。”

“所以，这种事情也只能跟堂兄商量了。”

“这好说。美和子还不知道这件事吧？”

“我对任何人都没提起过。”

美和子是秀树的妻子，两人同龄，都是四十二岁。他们有两个男孩，一个念初中，另一个上小学。泷泽这个姓是妻子娘家的姓。秀树在学生时代就与美和子相识，当时她的父亲已经是国民食品公司的老板，从食品到洋酒，进口生意做得很大。美和子是家里的独生女，遵从泷泽家的意愿，秀树成了入赘女婿。那时候，别人都嘲笑秀树是“倒插门”，唯独立野劝他别把这些放在心上，竭力赞成他入赘。

也多亏了立野，秀树四十刚出头，就被提拔为国民食品公司负责日常经营的常务董事。有一次，立野曾向他祝贺道：

“我辛苦了大半辈子，五十多岁了，才好不容易当上个广告代理公司的董事。照你这势头，将来总有一天能当社长。”

从表面上看，这的确称得上是平步青云，可正因为自己是入赘女婿，身为社长的岳父才会格外器重，妻子又是社长的掌上明珠，自然会在各方面多加关照。听秀树说出了自己的心思，立野干脆摆明自己极为现实的想法：

夜潜者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凉（2）

穿过喧闹的银座大街，再往东经过昭和大街，霓虹灯和行人顿时少了许多，四周变得一片寂静。

在人们常说起的东银座的料亭①街，单行道的小马路上并排停靠着黑色的包租汽车，偶尔还会有赴宴会表演的艺妓踏着小碎步，从街上横穿而过。虽说泡沫经济已经破灭，可随着夜色降临，这一带依然隐隐闪现出昔日的繁华。

（注①料亭：一种价格高昂、地点隐秘的高级日式餐厅。——译者注）

在一家料亭的黑色板壁前，两根木柱上搭着一根横木，成了一道古朴的冠木门。泷泽秀树刚在门口下车，“欢迎光临!”站在一旁负责领位的男招待立刻躬身行礼，同时向店内通报：

“国民食品公司的泷泽先生到!”

泷泽时常在这家名为“花村”的料亭招待客户，因而成了这里的熟客。

迎候在入口处的女招待将泷泽领上二楼，走进左手边一间十块榻榻米大小的单间。刚在末席落座，泷泽便对女招待说：“如果一位姓

立野的客人到了，请带他上这儿来。”

泷泽正抽着烟，喝着女招待送上的茶，一声“您的客人到了”，立野出现在了眼前。

“来得有点晚了。”

立野四下环顾之后，在秀树的一番礼让下坐在了上座，背后的地板上交错摆放着地榆和四季青。

“今天，就两个人？”

“不可以吗？”

“不，不是那个意思……”

两人是堂兄弟，不过立野的年纪比秀树大了一轮。

三天前，秀树打电话约立野今天晚上见面时，立野说大家是亲戚，彼此很熟，在附近的寿司店或者卖关东煮的铺子里边吃边聊就行了，可秀树没听他的，还是选了能避开众人目光的料亭。

“该不是两个男人在单间里幽会吧？”

尽管立野故意开起了玩笑，可秀树却依旧紧绷着脸。

“今天确实有事想跟堂兄好好商量商量……”

“要和我商量的，不会是什么好事吧？”

女招待将银杏和开水焯过的百合根两样下酒菜摆在他们面前，还往杯子里斟满了啤酒。

街上秋意已浓，室内的空调好像也开得小了，不过下班之后喝上一杯啤酒，还是让人觉得浑身舒坦。立野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随后微微向前探了探身子。

“那么，你说要商量的，是什么事呢？”

“是件不太光彩的事情……”

“所以，你才会想到和我商量吧？”

既然已经被堂兄猜到，秀树也只得豁出去了：“说出来真是难为

情，我跟一个女人搞上了……”

立野好像没在听的样子，继续喝着啤酒。秀树心里明白：这正表明他非常关心这件事情。

秀树犹豫片刻，还是叹了口气，硬着头皮往下说：“其实，那个女人已经怀孕了。”秀树说话的时候耷拉着脑袋，一直没仰起脸。

此时，立野轻声说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这是我万万也没有想到的。”

“那个女人多大年纪？”

“三十八岁。”

“比你小三岁。”

秀树到今年夏天刚好满四十二岁，所以那个女人应该比他小四岁。

“早就开始来往了？”

“没有，认识也才一年左右。”

“那后来呢？”

“后来，不就是孩子的事嘛。”

“不用说，当然是让她打掉啦。”

“我也想这么做来着……”

“她不愿意？”

见秀树点了点头，立野一仰脖，又喝干了啤酒：“那就麻烦了。”

“所以，这种事情也只能跟堂兄商量了。”

“这好说。美和子还不知道这件事吧？”

“我对任何人都没提起过。”

美和子是秀树的妻子，两人同龄，都是四十二岁。他们有两个男孩，一个念初中，另一个上小学。泷泽这个姓是妻子娘家的姓。秀树

在学生时代就与美和子相识，当时她的父亲已经是国民食品公司的老板，从食品到洋酒，进口生意做得很大。美和子是家里的独生女，遵从泷泽家的意愿，秀树成了入赘女婿。那时候，别人都嘲笑秀树是“倒插门”，唯独立野劝他别把这些放在心上，竭力赞成他入赘。

也多亏了立野，秀树四十刚出头，就被提拔为国民食品公司负责日常经营的常务董事。有一次，立野曾向他祝贺道：

“我辛苦了大半辈子，五十多岁了，才好不容易当上个广告代理公司的董事。照你这势头，将来总有一天能当社长。”

从表面上看，这的确称得上是平步青云，可正因为自己是入赘女婿，身为社长的岳父才会格外器重，妻子又是社长的掌上明珠，自然会在各方面多加关照。听秀树说出了自己的心思，立野干脆摆明自己极为现实的想法：

夜潜者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凉（3）

“那不是很好吗？反正将来一切都是你的。”

秀树就是喜欢立野说话不绕弯子，所以决定把这次的事情也原原本本地告诉他。

“可是，那个女人为什么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呢？”

这一点秀树也弄不明白，老在心里犯嘀咕。

“她知道你有太太和孩子吧？”

“当然知道。”

“她在哪里做事？”

“在东西社，是《美特蕾丝》杂志的编辑。”

说起《美特蕾丝》杂志，立野也只知道个大概。在女性杂志当中，它面向的是二三十岁的读者群，而且十分畅销。

“这么说，她是个女编辑了？”

“她在那里当副总编。”

“是这样的女人啊……”

正当立野喃喃自语的时候，单间的隔扇又被拉开，女招待将盛有清汤和生鱼片的碗碟端了进来。两人默默不语，各自将对方杯中的啤酒斟满。等女招待离开之后，立野开口问道：

“可是，她肚子里的就一定是你的孩子？”

“嗯，这个嘛……”

“还没弄清楚，不能确定是吧？”

“我想应该没错，不过，对方还有个丈夫……”

“那么，她已经结婚了？”立野吃惊地望着秀树说，“那样的话，不是也有可能是他的孩子吗？”

“不过，她说在家里就一直没跟丈夫干过那事儿。”

“可是，那种事情谁也没有办法去证实呀。”

“话是这么说，可他们尽管在同一屋檐下，却各住各的房间……”

“这不成了家庭内离婚①了吗？”

（注①家庭内离婚：指夫妻双方关系破裂，但表面上仍维持同居状态。——译者注）

“而且，他丈夫好像那方面不行……”

“怎么回事儿？”

“他好像根本就不会生育，听说还去医院检查过。”

“所以，孩子就一定是你的了？”

秀树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立野用手指抚摩着脖子，说道：“和丈夫不能生育，所以要生下和其他男人的孩子，说这话不是太不负责任了吗？首先，她丈夫会答应吗？”

这也正是秀树所担心的。

“如果她丈夫不答应，那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算了。他一气之下，一定会大吵大闹的……”

说到这里，立野突然压低了嗓门：

“不会真的想跟那个女人过一辈子吧？”

“是说我吗？”

“你答应要跟她结婚，她信以为真了，所以想把孩子生下来。”

“不，我从来没有那么说过。”

秀树虽然喜欢跟她在一起，可还没想到过结婚那档子事。

“站在你的立场，确实不会想到结婚。”立野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也许，那个女人是看上了你的地位。”

“我的地位？”

“不管怎么说，因为你是国民食品公司的下一任社长，如果把你的孩子生下来，再从你那里得到相应的回报，肯定不会吃亏。”

“不，她不是那种人。她说过，就算把孩子生下来，也不需要我

帮她什么，一切靠她自己，不会给我添麻烦。”

“不过，那也许是不太可能的。一旦真的把孩子生下来，说不定就得跟她丈夫离婚，单身母亲日子可不好过呀。到时候，总不能说是你随随便便把孩子生下来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吧？”

立野自顾自斟满了啤酒，继续说道：“我有个熟人，跟别的女人有了孩子，结果惹出了大麻烦。那个女人刚开始也说：我一个人来抚养这孩子，不给你添任何麻烦。硬是把孩子生了下来。可是过了三年五载，遇到生病什么的，生活发生了困难，还是来找他。起初只是说帮忙给孩子付点学费，因为是自己的骨肉，他也不能丢下不管。过了不久，出于恻隐之心，他又每月给她们送去定额的生活费，直到现在。碰到这种情况，他倒是没有怪罪她，结果母子俩全都靠他抚养。不用说，最后他太太知道了这件事情，受不了刺激得了精神病，到现在还动不动就大吵大闹的。”

立野一番话说得真有点吓人。如果那样的事情再度重演，就凭秀树这么个入赘女婿，一定更加难以应付。此事一旦被岳父发现，惹恼了他老人家，别说家庭保不住，就连自己在公司里的地位也岌岌可危。

“所以，我早就说过，不要去勾引良家妇女。”

秀树还记得在结婚的时候，立野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可谁能想到，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这种事情跟课堂上学到的可不一样啊。”

立野好像是在挖苦秀树大学成绩再好也无济于事，可这种事情，天知道上哪儿才能学到。

夜潜者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凉（4）

“这女人可真够麻烦的……”

就在立野喃喃自语的时候，女招待进来把盛在大号铜盘里的烤鱼摆在了桌上。菜的颜色看上去十分淡雅，像是京都烤鲳鱼。

立野让女招待去烫一壶酒，她连忙点头，匆匆走了出去。没准她也在想，在料亭的单间里没见女人夹杂其中，只有两个男人光顾着说话，一定是有相当重要的事情要谈。

“那么，她现在几个月了？”立野像是又想起什么似地问道。

“快五个月了吧……”

“那样的话，可不能稀里糊涂了。”

其实秀树曾经买了本生育方面的书来读，书上写着如果要堕胎，就得在三个月内，最晚也不能超过四个月，一旦到了五个月，胎儿的身体就基本长成了，要堕胎非常困难。

“如果不赶快处理，那不就糟啦？”

“可不是嘛……”

说实话，只要一想起她肚子里的孩子，就焦虑得不知如何是好。，秀树将自己的苦恼全都倒给了立野。

“你已经对她说过最好是打胎了吧？”

“是啊，都说过好几次了……”

“即使那样，也还是不答应？”

见秀树无言以告，又低下了头，立野轻轻地叹口气：

“总不能用绳子勒住她的脖子，把这个不听话的女人拖到医院吧？男人如果干出这种事情，就太窝囊了。”

在这一点上，秀树持完全相同的意见：“男人怎么也治不了突然翻脸的女人。”

立野点了支烟，说道：“我有个老校友，玩女人那才叫一流。他说，女人你越叫她别生孩子，她越想生。还不如求她给你生个孩子，她反倒不想生了。听说有个女人就是被他这么一糊弄，打掉了孩子。要不咱们也那样试试？”

立野想了想，又插了一句：“不过，到底行不行可就不知道了。”

秀树慢慢地把头抬了起来：“我们，也没怎么干那种事情。”

“可是你们发生过关系，这事总赖不掉吧？”

“那，倒是有过……”

“事先没好好采取预防措施？”

“开始是预防来着，可她说不戴那玩意儿也没关系。说句不怕害

臊的话，不戴那玩意儿感觉还真爽……”

“那样，不就越来越有怀孕的可能性吗？”

女人总想采取点什么预防措施，可两情相悦之时，哪还顾得了那么多啊。

“你们还是有点大意了。”

“不过，她说以前从来没有怀孕过，用不着担心。”

“哎呀，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用了。”

女招待端着烫好的酒走了进来，见秀树几乎连碰都没碰过桌上的菜，便问道：“您不吃点菜吗？”并不是菜肴不合口味，只是一想到跟自己有染的女人眼下肚里的孩子日长夜大，秀树哪里还有一点食欲。

女招待将剩下的菜撤了下去，又送上炸木叶鲽和小海鳗炒芋头。

“不过，也真是搞不懂……”等女招待走开的当儿，立野随口说了一句，“她那么一心一意，难道真想要个孩子？”

秀树对此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他曾反反复复揣测过她的心情，比方说三十八岁这样的年纪，转眼就奔四十了，她也许内心焦躁，急于想要个孩子。按理说，三十八岁结过婚的女人都有一两个孩子，而且孩子不是上小学就是上初中了。有时候，看到拖儿带女的朋友又怀孕了，她也就下决心要生个孩子。这种心情姑且可以理解，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办。

就算怀上了孩子，身为有夫之妇，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别的男人的孩子生下来吗？

如果把孩子生下来，丈夫就会知道她在外面偷情。她能做何解释呢？再怎么通情达理的丈夫，想来也不会对这样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定当场就会提出离婚。

原先以为她这么聪明的女人不会去做那样的傻事，可她要是不怕离婚，就另当别论了。没准她知道自己有了身孕，就打定主意要生下这个孩子了。

即便离了婚，只要有一定的收入，也不是没有办法抚养孩子。更何况，如果她丈夫那方面不行，根本没有生育能力，那现在不能不说是最后的机会了。

“说不定，你是中了人家的圈套？”

“中了圈套？”

“我觉得，她把你当成了可以利用的工具。”

“不会吧……”

秀树并不觉得她会是有那种心思的女人。

“不管怎么说，照这样下去，可不太妙哇。”

立野像是又想起了什么，低声说道：“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她姓向井。”秀树先是脱口而出，随后加了一句：“叫向井东子，写出来是东方之子。”

夜潜者 第一部分 第二章 无月（1）

“那她一直在东西社？”

“我想是的。”

“你是怎么跟她认识的？”

“那个嘛，是她来采访的时候认识的。她们杂志有个购物方面的专栏，说是想了解最近日元升值对百货公司和超市有什么影响。”

“所以，她就直接来找你……”

“她以前好像就知道我们公司，这回通过我们那里的宣传部门，说能不能稍微给她介绍些情况，就跑来了。”

“女性杂志也登这类报道？”

“因为物价对女性来说，可不是无关轻重的问题。我也曾经认真学过经济方面的知识，对这挺感兴趣，所以我们刚开始尽谈些工作上的事情。”

“那后来呢？”

“后来，因为她送给我杂志，我想是不是请她吃顿饭……”

“是你约她的吗？”

“是啊……”

“东子是个美女吧？”

立野此言一出，秀树陷入了沉默。东子虽说长得确实漂亮，却不同于一般人所说的美女。她的个子并不怎么高，但身上没有一点赘肉，姿态也秀丽端庄。尤其是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顾盼生情，打从第一次见面，秀树就被她那舒展的额头和灵动的双目迷住了。

“你迷上了她，所以才觉得她漂亮吧？”

眼下这种场合，对此否定也好，肯定也罢，似乎都不太合适。

“得了，不去管它了，可你是不是鬼迷心窍了？”

说实话，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般地步，现在想想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秀树过去对女人并没有特别多的想法。事业和家庭都对他如此眷顾，可以说事事顺心，或许年过四十，随着自己在公司里地位日渐稳定，反倒萌生了沾花惹草的念头。也可能是身为入赘女婿，难免要看

岳父和妻子的脸色，所以想放松一下平日里压抑的心情。现在回想起来，秀树也还是弄不清自己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一言以蔽之，这只能说是鬼迷心窍了，不过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和东子的关系居然进展得如此水到渠成。

“那么，要不要我去见见那个女人？”

秀树被立野突如其来的问话吓了一跳。

“直接跟她见面，恳求她回心转意吧？”

“不过，还是稍微等等吧。”

要是立野现在就出面叫她把孩子打掉，照东子的倔脾气，说不定反而会激起她的抵触情绪。

“到她公司去的话，能见到她吧？”

“我想她应该在吧……”

“你这段时间没见过她？”

秀树没到她公司去过，最近打电话约她，她也不肯出来。

“可能她想见了面，就会提打胎的事，所以存心回避。”

“可这事一天天拖下去，到时候就无法挽回了。”

秀树无言以对。此时女招待又走了进来，问他们要来点什么主食。立野点了抹茶荞麦面，秀树也来了份同样的，女招待将空盘子放在铜盆里，端了出去。

主食也快吃完了，可问题却一点都没有解决。秀树迫不及待地说：

“我，要么去调查一下她的情况。”

“什么情况？”

“家庭还有工作的情况……”

“看情况，也许见见她的朋友或者丈夫比较好，那样的话，说不定多少能打听到她想把孩子生下来的理由。”

说真的，秀树到现在为止，对东子的私生活几乎一无所知。

“孩子的事嘛，最后还是想办法到她去检查的那家医院，好好向医生打听打听。”

“他们会跟我说吗？”

“你是孩子的父亲，照实这么说，人家会理解的。”

立野说完这话，往秀树和自己的杯子里斟上酒，继续说道：“你先把这些事情办完，我们再开个作战会议。”

“辛苦你了。”

“放心吧，没问题。”

怎么能说没问题呢？秀树内心的不安丝毫也没有消除，不过跟立野这么一说，至少心情好了不少。

夜潜者 第一部分 第二章 无月（2）

和路上的行人相比，沿街的橱窗倒是领先一步变换了季节。

通往涩谷的青山大街两旁的时装店已经把秋装摆了出来，靠橱窗挂起了“夏装大甩卖”的条幅，可过往的行人多半还穿着短袖或是浅色的衣服。

论节气已经到了初秋，不过傍晚的大街上依然蒸腾着夏末的暑气。

泷泽秀树从地铁站出来，走在这说不清是夏天还是秋天的大街上，穿过一个十字路口，进了全部用玻璃幕墙装饰的大厦二层一家名为“WINDY”的咖啡馆。此时正值黄昏，夜幕还未降临。秀树很久没在这样的时候走进咖啡馆了，此时此地，都是今天约好见面的安达知佳指定的。

同立野分手以后，秀树重又决定调查一下东子的情况。他能想起来的知情者就是那位叫安达的女子。先前虽然从东子口中听到过一些关于她朋友的事情，可直接见过面的只有安达一人。偶尔跟东子碰面之前，她与安达正在商量工作，于是两人便一同来到酒店大堂等候秀树。见面之后，秀树邀请她一块儿吃饭，安达或许出于客气，只寒暄了几句，就留下一张名片先回去了。

这回想要了解一些东子的情况，秀树这才找出名片，给安达打了个电话。“我能帮上什么忙吗？”安达嘴上这么说着，还是答应了秀

树的约请。

瞒着东子，单独跟另外一个女人会面，秀树心里感到有点内疚。不过，他劝自己说反正没做什么愧对东子的事情，于是便静下心来等候知佳。

秀树第一次光顾这里，觉得这家咖啡馆格外宽敞，有一面是吧台，里面并排放摆放着各色洋酒瓶，或许到了晚上，这里就是酒吧了。秀树选了个靠窗的座位，要了瓶啤酒，隔窗眺望暮色笼罩中的街景。过了不到十分钟，安达知佳就到了。

“不好意思，来晚了。”

虽说知佳好像一进门就认出了秀树，可秀树三个月前只见过她一回，当时一头长长的秀发已经剪短了，一时间还真认不出来。

“百忙之中把你请来，真是不好意思。”

知佳白衬衣外面穿着件绛紫色的外套，下面配一条酒红色的长裙，一眼望去还真像个服装师。

听东子说，服装师的工作就是在模特儿拍照片的时候，替她们准

备好服装和配饰。知佳好像二十来岁的样子，她的活儿是由编辑来分派的，所以地位在东子之下，只是工作比较空闲，进进出出也比较方便。

秀树先问知佳喝点什么，接着聊起跟东子一块儿三人见面时的情形，还有今年夏天热得厉害什么的。知佳性格直爽，两人虽然初次单独见面，可她说话依旧那么坦率。

“说吧，今天找我有什么事……”

“不，不，没什么要紧的事情，只是想打听一下向井的情况。”

“要说向井的情况，泷泽先生不是知道得更清楚吗？”

知佳似乎已经洞悉秀树和东子有着亲密的关系。

“那个，这阵子有段时间没见面了。”

“有谁还会冷落了像泷泽先生这么优秀的男人？”

“经常是被甩在一边的。”

“太可惜了。”知佳眼中流露出意味深长的神情。

“嗯，她、身体还好吗？”

“你们真的没见过面？”

“是没见过，所以才特地请你过来。”

“我的中介费可不便宜哦。”知佳顽皮地笑着说：“向井小姐身体很好，我三天前还见过她。”

“有什么变化吗？”

“没什么变化，工作起来还是那么麻利。”

照东子的说法，她应该已经怀孕五个月了，可知佳却一点都没有察觉，也许从外表看上去还不明显。秀树暂且转变话题：“她工作很顺利吧？”

“那当然，听说那个编辑部都归向井小姐管。”

“那么厉害？”

“我是外行不大清楚，不过好像美容还有烹调方面的文章差不多都是她一手包办的，有人说她当总编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知佳对东子大加赞赏，或许并不仅仅因为她的活儿都是由东子安排的。

“像她那样的级别，薪水一定很高吧？”

“您不知道吗？”

“我问她，她笑着不肯告诉我。”

“年收入超过一千万吧。”

“那么多啊……”

“这当然是现金工资，她们那家公司实行男女同酬。”

说到这里，知佳带着试探的目光问：

“难道泷泽先生想把她挖到自己的公司去？”

“不错，这说不定是个好主意。”

知佳有这个想法，反而能让秀树顺水推舟。他心里稍微踏实了些，继续试探说：

夜潜者 第一部分 第二章 无月（3）

“她应该有丈夫吧？”

“有啊，大概在贸易公司任职，不过孩子倒还没有。”

知佳说的跟以前从东子那里听来的情况是一样的。

“她的性格还是那么要强吗？”

“怎么了？”

因为突然改变了话题，知佳眼中露出了警觉的神色。

“我觉得，女人要想在事业上积极努力，不要强恐怕不行吧？”

“那当然，总不能像在家里一样悠闲自在。”

听到这话，知佳淡淡地一笑，说：“我呀，就被向井小姐狠狠地尅过。”

“为什么？”

“是我不好。今年冬天，我孩子有点感冒了……”

知佳看上去还是单身的样子，听她说有孩子，秀树感觉有点诧异。

“所以，我就跟她说孩子感冒了，想休一天假。她冲着我说，这么做太宠孩子了。”

“可孩子感冒了，也没办法呀。”

“泷泽先生也是这么想的吗？不过，大概是我说话的方式不太好。她说，孩子病了就理所当然要休假，这种态度是不能原谅的。”

“这也太严厉了。”

“也许，把话说得再婉转一点就好了。”

秀树请她也喝杯啤酒，接着说道：“或许因为她没有孩子，这件事情就特别触她的神经。”

“也许是吧。”

“那么，后来呢？”

“我正儿八经地向她道歉，她的情绪才一下子转变过来。”

这种事情，光是跟东子单独见面，那是根本打听不到的。

“这人真是太固执了！”

“固执倒也说不上，大概她是个一旦做出决定就很难改变的人。”

秀树觉得她的话好像已经切入了自己的正题，于是马上反问道：“哦？那是怎么回事？”

“差不多半年前吧，因为广告的事情闹僵过，您知道吗？”

“是什么广告？”

“是个叫 FamilyBox 的家庭服装广告。”

“啊，电视里也在做这广告。”

“好像是为了那个广告能不能在《美特蕾丝》上刊登，发生了争议。”

FamilyBox 是最近一下子人气急升的时装品牌，父母儿女一家子都穿着相同面料和款式的服装，显得其乐融融。秀树也知道，最近杂志就不用说了，连电视上也播起了这个广告，休息天全家老小还有爱犬穿着同样的衣服开车出去兜风，广告中的这个画面已经成了热门话题。

“她不想登 FamilyBox 的广告？”

“她的意见好像是这个广告不符合杂志的形象。”

秀树倒是头一次听说这件事情。

“不过，《美特蕾丝》的读者主要是二三十岁的女性，应该包括小姐和太太吧？如果是那样的话，就算登了年轻妈妈和小孩穿同样衣

服的广告，也不能说有损于杂志的形象呀。那她的理由是什么呢？”

见秀树显得很好奇，知佳也就爽快地说下去：“那就不太清楚了，反正她好像是说广告里有孩子不太好。”

“可其他女性杂志不是也登过那个广告吗？”

“就是说嘛，可她说如果父母孩子成双成对地出现，家庭的色彩太浓，会造成突出家庭的印象，那不就会失去年轻一族，还有单身女性那部分读者了吗？”

秀树觉得这种说法听起来也有道理，不过家庭服装的广告不一定就会带来那么负面的影响。

“那，后来怎么样了？”

“结果，好像这事告吹了。”

“这种事情她一个人就能决定吗？”

“做决定当然也要考虑总编和其他编辑的意见，不过当时向井女士好像强烈反对……”

尽管秀树不明白东子为何如此强烈地反对，可他毕竟看到了东子身上有着自己以往不曾了解的一面。

“还是太固执了。”

此刻，秀树回想起了东子说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时，她那显得八面玲珑的脸庞上隐隐透着任性的神情。

“确实是有那么点固执，不过平日里她倒是挺细心的，我生孩子的时候，她还给我送花来着。”

“那是庆祝孩子降生。”

“她说，因为没生过孩子，也不知道新生儿穿什么衣服，所以就送花得了。不过，她当时还挖苦了我几句。”

“她说什么了？”

“她说，以后就算当了妈妈，工作也还是拜托好好干呢。”

“她大概觉得，女人生了孩子，就会变得懒惰吧。”

“我也不太明白，也许是说孩子很可爱，怕我上班以后心里光想着家里的事情。”

秀树心想，自己的感觉没错，东子毕竟是个又能干又有事业心的编辑。

“真是太谢谢你了。事情正如我所想，那我就放心了。”

“就说了这么点情况，您不会介意吧？”

夜潜者 第一部分 第二章 无月（4）

“不，不，已经足够了。”

再笨嘴拙舌地问下去，反而会引起怀疑。

秀树说了些客气话，叮嘱知佳别让东子知道今天会面的事，于是两人便分了手。

秀树收到东子的来信，是在他跟知佳会面后的第二天。下午会议结束后，他回到自己房间，发现桌上堆着的邮件当中有一封信。看到

是女人的笔迹，便伸手拿了过来，信封上写着“泷泽秀树先生”几个字，背面落款是“向井东子”。

亲爱的秀树先生：

分别之后，一向可好？今天是个特别高兴的日子，所以我写此信向你报告。

今天，怀孕已经五个月了，我终于在区政府领到了母子手册，接着马上去医院让他们给我缠上了腹带。刚巧是照人家说的规矩，在“戌日”这一天缠的。因为长时间的呕吐，我反而比以前瘦了，外表看起来不太像个孕妇，可当我让护士把雪白的绷带缠在微微隆起的肚子上，心里顿时涌出一种切身的感受：我终于能将你的孩子生下来了。

从今往后也不用太担心会流产了，因为胎儿进入了稳定期，可以稍加放心。工作依旧忙忙碌碌，我想等忙过这阵，要开始一点一点准备婴儿用品了。

你工作也很忙吧，加油啊！下次再给你写信。

东子

读完信的一刹那，秀树有种晕眩的感觉。

这到底是封什么样的信呢？怀孕已经五个月了，第一次缠上腹带，女人将这种喜悦的心情告诉自己心爱的男人，可对方读了之后却觉得此信非同寻常。女人似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可对男人来说，这封信所带来的无非是痛苦，甚至近乎于胁迫。

秀树再也无心回去工作，他先给立野打电话，告知信的内容。

“信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立野似乎也吃了一惊，口气慌张地问。

“就是刚才。”秀树答道。

立野停顿了片刻，接着问：“她时常写信来？”

“不，以前出国的时候给我写过信，最近倒是……”

“觉得在电话里不方便说？”

“因为近来我工作也很忙，没有跟她见面。”

信封正面写的是秀树公司的地址，从这一点来看，她考虑到把信寄到秀树家里会惹出麻烦。

“即便如此，她也是胆大得可以啊。”

邮票上的邮戳显示信是大前天寄出的，那她大概在这之前一天去缠的腹带。信中说的因为呕吐人略微瘦了、把雪白的腹带缠在身上，这些情形写得确实栩栩如生；又说胎儿进入了稳定期，从今往后不用太担心会流产，所以要抽空去把婴儿用品都买好，这些话令秀树深感不安，甚至是恐惧。

“她还是爱你的啊。”立野插了一句。

在想要把孩子打掉的男人眼中可怕的事情，若是换个角度，站在想生孩子的女方的立场来看，却是执著而纯真的。更何况主动报告，没有向男方提出丝毫要求，这确实值得同情。

“干脆……”

秀树刚开口，就慌忙把话咽了下去。他想干脆让她如愿以偿，把孩子生下来，可这话如果说出口，一定会被立野骂的。

“看来已经没法把孩子打掉了。”

秀树不由自主地说出了丧气话，电话那头立即传来立野低沉的声音：“不能放弃！”

“……”

“那封信，最好马上烧掉。”

秀树点点头，把信塞进了口袋。立野像是在看着他的举动，问道：“美和子大概还不知道吧？”

“我想这没问题。”

“女人是很敏感的，你可要小心哦。不管她问你什么都要否认，而且要干脆。”

“明白了。”

电话挂断之后，秀树独自一人呆在房间里，继续抽起了烟。

从现在到下一个会议开始，只有三十分钟，可秀树却怎么也不想站起来。

他顺势将上身深深地埋进椅子里，沉思起刚刚读过的那封信。

尽管东子突然写信给他是有原因的，可说实话，东子的真实意图他现在一点也不知道。信上写的内容他自然十分清楚，不过两人之间似乎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男人觉得孩子一旦降生就是个累赘，因而惶惶不可终日，女人则悠然自得地只想着把孩子生下来，没有丝毫的犹豫；男人关心的是社会舆论和自己的地位，女人则心无旁骛，只沉醉于自己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回头想想信中那洋溢着喜悦之情的字字句句，就能看出对于怀孕这个事实，男人和女人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

男人们一定认为做爱就是做爱，不会跟怀孕和分娩扯在一起，女人则把做爱到怀孕、再到分娩看成是一个过程。女人要身怀六甲，男人却只知做爱，别无他顾，这实际上不就是两性之间最大的差别吗？

夜潜者 第一部分 第三章 秋冷（1）

总而言之，女人对于性的想像是无限扩展的，从做爱到怀孕、分

娩、育儿，一次性行为会向着无限的未来扩大、延伸。相反，对于男人来说，做爱仅仅是独立的行为，完成的那一刻也就是终结之时，而后便萎顿下来，切实地感受到一种有限的快意。

有限和无限，男人和女人的感觉会相互碰撞，两者之间自然无法磨合。

思绪游移至此，秀树缓缓地站起身来。

无论如何，都很难将男人的逻辑强加于身怀六甲的女人。

女人想要生下孩子的意志，已经不能用通常的逻辑来解释，它早已超越理性和善恶，成为人这么一种动物与生俱来的本能。

“要想让她断了生孩子的念头，也许是办不到了……”

就在秀树自言自语的时候，秘书进来通知他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天晚上难得没有饭局，秀树早早地离开公司，来到位于赤坂的酒店地下那家运动俱乐部，练到微微冒汗之后，独自一人在一楼的餐厅里吃了晚饭。他平常很晚回家，像今天这样理应早点回去，可转念一想，在家里跟妻子打照面，要是再为东子的事情心里七上八下，反

而会被她刨根问底。

再这么一天天拖下去，不但延误了时机，连工作都会受到影响。秀树心想，在最坏的结果到来之前，怎么着也得划出条底线，所以有必要先确认一下能够把孩子打掉的最后期限。

秀树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决定给一个叫野本的妇产科医生打电话。他是秀树高中时代的朋友，眼下在品川开了家产科医院。秀树担心在家里打电话会被妻子听到，于是用俱乐部电话亭里的公用电话拨通了野本家的号码。

八点已过，野本正好在家，他马上接起了电话：

“这么啦？你老兄可是难得来电话呀！”

听到野本这句话，秀树连忙请他包涵自己久未联络，随后若无其事地说：

“还有啊，我想请教点人工流产的事情。”

“是你的相好吗？”

“不是，不是，我哪有那样的艳福哟。”

秀树谎称一个关系很好的晚几级的同学遇到了麻烦，还简短地说了事情的经过。

“总之，好像已经怀孕五个月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打胎？”

“已经五个月了，没错吧？”

“听说前两天去把腹带缠上了。”

“当然啦，怀孕五个月也不是不能打胎，只是觉得不太好。”

“这么说还是晚了？”

“依照法律，怀孕期超过二十一周再加六天，就禁止打胎了。按月份来说，大概是六个半月。”

秀树得知离堕胎的最后期限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暂且安下心来。

“腹带是要到五个月才缠的吗？”

“嗯，大概是在这个时候。”

“那样做，是为了保护肚子里的孩子……”

“有这个效果，还可以不让腹部受凉。而且缠上腹带之后胎位就稳定了，走起路来也比较方便。”

尽管妻子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可秀树对这些事情却一无所知。

“说是要在戌日这天去缠的……”

“那是因为狗产起仔来十分轻松，传说在戌日缠腹带就能顺产，不过眼下可是连狗都做剖腹产的时代喽。”

“狗也做剖腹产……”

“狗也变得奢侈起来了。”

野本像是苦笑了一下，可秀树却笑不出来。

“那可没什么太大的意思。”

“只有在日本才缠腹带，也有缠像袜子吊带那样的东西的，在美国什么的基本上都不缠。”

“那样的话，没关系吗？”

“我觉得，与其一本正经地缠上腹带，保护得好好的，还不如顺其自然。”

看来，缠腹带的最大意义或许只是为生孩子做好心理准备。

“还是回到刚才说的事情，打胎的话……”

“怀孕超过五个月，打胎就跟分娩一样，不住院可不好办呢。”

“要住几天？”

“两三天吧，有的要住一周左右。”

“你那里可以做吗？”

野本似乎想了想，停顿片刻后答道：“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还是回避吧。”

“不过，没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问题吧？”

“就算没有，怀孕超过五个月的话，已经跟普通的胎儿不一样了，总觉得这样做就像是见死不救……”

“见死不救？”

“如果想让孩子活下来，是完全办得到的，所以虽然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心里总是不会好过的。以后，还会做噩梦的。”

确实如野本所说，怀孕超过五个月再去打胎，对胎儿当然是相当残酷的，对于母亲的身体也是一种莫大的摧残。

“哦，这就难办了。”

“你如果实在为难，一定要做的话，我也只能帮这个忙，否则我是真想回绝。”

心事被人猜中，秀树的神色立刻慌张起来：“哪里，哪里，芝麻大的一点事耽误了你那么长时间。”

秀树对自己突然打这个电话表示了一番歉意，接着说下次有机会见个面，随后放下了听筒。

俱乐部显得门庭冷落，秀树在游泳池畔的茶座边喝咖啡，边冥思苦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呢……

秀树此前一心想要说服东子去打胎，现在听野本说，把五个月大的胎儿打掉，那就跟杀人没什么两样，他再也没有心情去说服东子了。

以前读过的一本书上写着：女人如果身体虚弱到经不起孕期反应，或者在经济上没有养育孩子的能力，那么人工流产是被认可的。可现在这些都不成问题，那就理应让她如愿以偿把孩子下来。女人好不容易有了身孕，又坚持要生下孩子，再去强迫她堕胎，那是违反天意的，身为一个人不应该这样做。

想到这里，秀树心慌得左右摇头。

“不行，不行……”

这样就变成自己顺着东子的想法，同意她把孩子生下来了。

的确，如果同意她把孩子生下来，眼下心情也许会舒畅些，可就像立野说的，这会给将来埋下巨大的祸根。一旦同意的话，自己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家庭就会风雨飘摇，进而被认定为下任社长的地位也会岌岌可危。为了保住现在的地位，就算对不起东子，也只能让她去把孩子打掉了。

“就那么办吧。”

秀树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转瞬之间，他脑中又闪出另一个念头。

跟自己相好的女人怀孕了，这时男人就要她打胎，似乎只考虑自己是否方便，不过其中也有相应的理由。或许这是在狡辩，可两人上床的时候，东子说过没关系，绝对不会怀孕，戴上那玩意儿反而不爽，秀树这才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尽管那样，东子后来说自己怀孕了，还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秀树内心深处也有一种受骗的感觉。说白了，这简直就是意想不到的灾难。

在这种状态下，即使把孩子生下来，从今以后两人的关系也别想好到哪里去。况且她是个有夫之妇，只要不离婚，那她就终生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就算离婚，独自抚养孩子，仅仅一个单身女人，日子也不好过，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让刚刚出生的孩子陷入不幸的境地。

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如果考虑到将来，那么堕胎无论对于秀树、东子，还是周围所有的人，应该都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当然肚子里的孩子的确可怜，但事到如今，也只有横下一条心，让她去把孩子打掉了。

在脑子里兜了几个圈子，秀树最后还是得出了这个结论，他终于把那不堪重负的腰直了起来。

夜潜者 第一部分 第三章 秋冷（2）

九月末的一个星期天，秀树很久以来头一回一整天都呆在家里。

每逢周末，特别是公司里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秀树大多会去打高尔夫，可那天从一大清早就下起了雨，原来约好去打高尔夫也只能取消了。多亏了这场雨，他睡到九点多才起床，一边看着报纸，用完了迟晚的早餐，从午后开始一直收看电视里的围棋和高尔夫节目。

白天偶尔悠闲地呆在家里，感觉还挺不错，可随着黄昏临近，反倒懊悔起难得的休息天就这么白白地荒废掉了。

秀树几乎没有休息天，像那天这样机会难得，应该好好休息才是，可一休息反而觉得心里没有着落。平日里公司的事务缠身，休息天又忙于应酬玩乐，一年当中没有哪天可以休息。难道就不能偶尔享受一下闲暇时光吗？可这也不光秀树一人如此，工薪阶层几乎都是长年累月忙忙碌碌。

呆在家中心里不踏实，恐怕是东子的事情在脑子里挥之不去，想到这里，秀树慌忙站起身来。可实在无所事事，于是呆在自己房间看电视。正看着，长子良太跑来跟他说晚上外公请全家一起去吃饭。岳父、岳母跟他们住在同一地块，逢休息天的晚上会经常请他们去吃饭，身为入赘女婿，秀树当然没法回绝。他嘴里答了声“知道了”，眼睛向窗外望去，从早晨开始下个没完的雨好像已经停了，于是他便独自走出了室外。

此刻西边的天空染上了一片红霞，明天一定要去公司上班了，看来天公也作起美来，开始放晴了。

从家到通向自由之丘的私营铁路尾山台站，只有步行七八分钟的距离。走在路上漫无目的，秀树决定到那个私营铁路的小站去转转，于是信步折向了商业街。

这会儿刚好是预备晚饭的时间，可因为星期天的缘故，人们迈着

悠闲的脚步举家出行，也有像是新婚不久的年轻夫妇成双成对地走在大街上。穿过繁华的商业街，来到一家菜铺门前，只见里面出来一个拎着购物篮的女人，篮里装着些萝卜和葱。她年龄约莫三十七八，脸型长得十分纤巧，不过下半身向前突出，加上胸脯挺起的样子，一看便知是位孕妇。

刹那间，秀树停下脚步，注视起那个女人的面容。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东子。可东子的家在中野，她不可能住在这一带，而且肚子的大小好像也不一样。按照东子的说法，眼下她怀孕五个半月，但眼前这个女人像是马上就要临产了。

对方被人盯视着，显露出诧异的表情，秀树刚把视线移开，她就出了店铺，沿商业街朝与车站相反的方向走去。

尽管知道对方绝不可能是东子，可秀树还是在心里猛然想起了她。那个女人的大肚子，还有从脸颊到脖子的白皙线条，都令秀树感觉东子就在眼前。

也不知道为什么，秀树只要想到身怀六甲的东子，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她那白皙纤巧的脖子。它与怀孕期间挺着的大肚子和下坠的腰部相比，显得极不对称，思绪至此，秀树就对东子心生爱怜。

话虽如此，挺着大肚子的形象总不会太雅观。特别是男人，在街上一看见孕妇就想把视线移开。这不仅仅是因为外表看上去异常，而且在孕妇的形象中包含着活生生的性的意味，所以男人见了会觉得害羞。

不过，也只有男人会做出这样的想像，女人则显得更为坦然，她们觉得怀孕是自然赐予女人的恩惠，或许还为此感到骄傲呢。

实际上，孕妇的表情个个都喜气洋洋，走起路来也是无所顾忌，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面对走在大街上的孕妇，心里不是滋味或感到害羞的，只是那些自己不会怀孕的男人们多余且又无用的想法，秀树自然明白这一点，可回过头再想起自身的具体情形，心里就郁闷起来。

东子早晚也会像那个女人一样，走起路来腆着个大肚子。

想到这里，被秀树暂时抛诸脑后的不安与焦躁，转瞬之间又变本加厉地向他袭来。

秀树仿佛觉得自己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秀树心中后悔出来散步，刚回到家里，就见桌上放着一封快信。

或许是出去散步的时候送来的吧。秀树随手拿起信封，见背面的右上方用熟悉的笔迹写着“向井一郎”四个字。

“向井一郎……”

秀树嘴里反复念叨了几遍，还是一头雾水。当他不情愿地将信封拆开时，从信纸当中滑落出一张照片。

夜潜者 第一部分 第三章 秋冷（3）

“原来是……”

秀树还没看就猜到是东子的照片。他瑟瑟缩缩地重又拿起照片，只见东子一个人站在画面中央。不知是在哪家的庭院里拍的，一旁种着黄杨树，东子一只手轻抚黄杨树，摆了个甫士。与和颜悦色的表情相比，她的下半身感觉有点沉重，肚子也略显突出。身上穿的好像是孕妇服，宽松的连衣裙一直遮到了膝盖下面，白色短袜外穿着双低跟鞋。

秀树将照片翻过来放在桌子上，随后打开了印有浅色花纹的信纸。

亲爱的秀树先生：

近来一向可好？

最近我已不再呕吐，情绪也稳定了下来。或许是食欲增长的缘故，肚子明显鼓了起来。在公司上班只能勉强穿上套装，可至少在家的时候，我想让肚子里的孩子感觉舒服些，便穿起了孕妇服。

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这阵子肚子里的孩子时常会动来动去，现在我越来越切实地感受到自己是个母亲了。

随信寄上的照片是前些天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照的。头一回穿孕妇服，所以稍微有点难为情，不过我还是鼓起勇气拍下了这张照片。这种样子或许不会再有第二次了，所以给你送上一张留作纪念。

从现在起秋意渐浓，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请保重身体。

东子

秀树回头看了看房门那边，确信没人之后，重又拿起了照片。

在这张彩色的照片中，东子身着浅茶色的衣服，肚子微微隆起，

脚上穿着低跟鞋，一看便知是位孕妇。

秀树眼瞅着照片，一想到这个隆起的肚子里怀着自己已有五个半月的孩子，这孩子时常动来动去，正等着呱呱坠地，顿时感觉透不过气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为什么要把这种信寄到家里来？而且还是封快信……

幸亏这封信没被别人拆开过，如果让妻子发现，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就算信封上写着男人的名字，可一看便知是女人的笔迹，反而更容易引起怀疑。难道她明知这一点还故意把信寄到家里来？

“到底为什么呢……”

秀树自言自语着一屁股坐到椅子上。

自己正百般苦恼，而她却竟敢把这样的东西寄过来，这不是存心在火上浇油吗？好不容易怀上了孩子，男人却一个劲地叫她去堕胎，难道她是为了发泄对男人的怨恨和憎恶，才写这样的信、寄这样的照片的？

秀树双手捂着脸，冥思苦想起来。

如果这是故意要让人心烦，那再没什么比女人更可怕的了。

秀树原本就知道女人是可怕的，但说实话，没有想到竟然会可怕到这种地步。

秀树现在才想起自己的父亲也曾是个玩女人的高手，可他到了晚年，还老是唠叨着说“女人不好对付”。

归根到底，女人的可怕之处在于她们会在最后的关头突然改变态度，变得无所畏惧。在困惑当中，她们一旦下定决心，便不顾一切地直奔目的地，这种义无反顾的极端性，正是女人厉害而又可怕的根源。相比之下，男人的所谓强有力是众所皆知的，他们盛气凌人地厉声怒喝，煞有介事地慷慨陈辞，可一到关键时刻却变成了缩头乌龟，只想逃避责任，要不就是坐立不安，心绪不宁，光顾及周围的人会怎么想，最后委曲求全，只想求得个太平。

“可是，怎么办呢？”

秀树嘟囔着站起身来，一只手下意识地抓起了听筒，拨通了立野家的电话。

可能是休息天下雨的缘故，立野也呆在家里没出去，秀树便一股脑儿将照片和信的事情全都倒给了他。

“万万没想到她会做出这种事情。这完全是出于恶意，故意要让我心烦。这是胁迫！这样一来我怎么也逃不掉了！”

“哎，你先等等……”

“不行，逃不掉了，我已经死心了。”

“这么说，你就同意她把孩子生下来啦？”

秀树缓缓地点了点头，耳边又传来立野低沉的声音：

“那么，你在外面有了孩子就不要紧吗？”

“没办法呀！”

“傻瓜……”立野大喝一声，紧接着用教训的口气说道：

“你好好听着！实际上她恐怕也很担心，虽然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但想到以后的事情就会没有自信，所以她只好把照片和信寄给你。这确实给你带来了麻烦，可或许在没人能够帮她的情况下，她竭尽全力也要保持镇定，来表明自己的存在。”

“就算是这样，可她的肚子确实在一天天大起来，再过四个月，孩子就真的要生下来了呀！”

夜潜者 第一部分 第三章 秋冷（4）

“现在放弃还为时尚早，得想办法解决。”

“怎么办才好呢？”

“你最好还是直接跟她面谈。”

“不行啊。我先前给她打过好几次电话，她都不接，就算接了，也三言两语就很快挂断了。她说，孩子生下来之前没心思见面……”

“等一下……”

过了片刻，又传来立野的声音：“你到医院去，把事情跟给她看病的医生说说。”

“可是……”

“把话说清楚，医生会理解你的。”

确实，如果能让医院的医生去直接说服她，没准她会回心转意。当然，要堕胎也必须征得医生的同意。事已至此，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知道是哪家医院吧？”

“听她说起过，是四谷一家叫井崎的诊所。”

“那好，最好明天马上就去。要不然，我陪你一起去吧？”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试试吧。”

秀树觉得把立野拖到那种地方去不太好。

“休息天还打扰你，不好意思。”

跟立野通话之后，秀树心里稍稍踏实了些，但那种被什么无可名

状的东西咬住不放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却丝毫也没有消失。

第二天，秀树立刻打听到了那家位于四谷的“井崎诊所”。白天要开会，还有客人要来，抽不出时间，晚上在赤坂的一家酒店里举行某财经界人士的出版纪念酒会，他在那里露了个面，就匆匆赶往医院。

秀树事先打听好那家医院是晚上八点关门，他将写着地址的纸条递给司机，几乎没走什么弯路，七点半便到了医院。那家医院所在的大楼位于四谷十字路口通向新宿的大道边的一条小巷内，整个三楼都被医院所占用。

刚开始看到“井崎诊所”这几个字，秀树还以为这是家一般的医院，可入口处广告牌上仅写着“产科”、“妇科”和“不孕症诊室”，才知道是妇产科专科医院。

他让车等在大楼前面，坐电梯上到三楼。迎面便是挂号处，这边的候诊室里坐着两位像是患者的女性，看上去都是公司女白领的模样，大概这家医院开到那么晚，就是为了方便白天上班的女性。

老实说，秀树还是头一回来这种地方。当初妻子生第一个孩子，他曾去医院探望过，可那是在综合性医院的妇产科，那时他也才刚刚三十岁。

真没想到眼下都四十好几了，还要到这种地方来。

来到这么个不合时宜的地方，秀树觉得好不尴尬，那两个正在候诊的女人似乎也有同感，低着头向秀树这边乜斜了几眼。

秀树强压内心的胆怯，走向挂号处，轻声对坐在窗口的小姐说：“我想见一下大夫。”

挂号处的小姐好像也觉得秀树有点莫名其妙。

“您有什么事吗？”

“我想有位向井东子小姐常来这边就诊吧？”

听到这话，那位身着白大褂、看上去二十二三岁的圆脸小姐用更加怀疑的眼光注视着秀树。

“有关她的情况，我想稍微……”

被人这么怀疑地盯着实在怪难受的，秀树连忙递上自己的名片。

那两个等在候诊室里的女人好像已经看完病了，她们在窗口取好药，说了声“谢谢”，便转身离去。就在秀树独自一人等着的时候，诊室的门开了，一位约莫四十五岁、戴着眼镜的医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有什么事……”医生一只手拿着秀树的名片，似乎有点莫名其妙。

“实际上，我想稍微了解一下向井东子小姐的情况。”

“您跟向井小姐是什么关系？”

“其实……我跟她有过交往。”

秀树将事情如实相告之后，医生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他看看名片，又审视了一番秀树的脸，说道:“医生有义务为患者的情况保守秘密，另外，有些事情也不便说明。”

医生如果将患者的情况随随便便泄露给别人，这确实是侵犯了个人隐私。尤其对妇产科来说，问题就更大了。

“这一点我很清楚，不过她这次怀孕跟我有关……”

“向井小姐怀孕了吗？”没等秀树说完，医生就反问道。

“我说的不对吗？”

“呀……”

医生侧过头，让窗口的女护士把向井东子的病历拿过来。

“您不知道她怀孕了吗？”

“近来，有一段时间没见过她了。”

“她没到医院来吗？”

“我想她大概有半年没来了。”

窗口的女护士拿来了病历，医生快速地翻看着，说：“最后一次来是在今年年初，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来过。”

“可是，她现在怀孕了，而且已经五个多月了。”

夜潜者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黄昏（1）

“那，是真的吗？”

说到东子怀孕的事，井崎医生为什么那样吃惊呢？即便如他所说，东子已有半年多没来医院了，可在此期间怀孕，也并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呀。

见秀树不明就里地站在那里，医生又问了一句：“向井小姐真的怀孕了？”

“是啊，好像已经五个半月了。”

医生看着病历，脸上现出更加无法相信的表情。

“有什么不正常吗？”

“不，不是那个意思，因为她还为别的事情来过我们医院。”

“您是说为别的事情？”

“那是……”

医生刚想说下去，似乎就觉得不妥，他有点喘不过气来，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回答说：

“把这种事情说出来，或许违背了医生应该替患者保密的义务，希望您也能保守这个秘密。”

“嗯，那当然。”

“其实，向井小姐到我这里来，是想治疗不孕症的。”

“那，是真的吗？”

“没错，她一直是在不孕症诊室就诊的。”

“从一开始就是？”

“说起来稍微有点专业，她患的是相当顽固的不孕症。”

“那么，治疗的情况呢？”

“做了各种尝试，可结果并不理想……”

“那就是说，还没治好了？”

“可以这么说……”

然而现实中的东子确已怀孕五个半月，甚至还寄来了大着肚子的照片。

“会不会是那以后偶然怀孕的？”

“可能是吧……”

看着医生满脸的疑惑，秀树突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怀疑。

东子已经怀孕五个半月，并且不肯把孩子打掉，此行的目的是想借助给她看过病的医生，来劝她回心转意。可据医生所说，东子从今年年初开始，压根儿就没去过医院，原先去医院也是为了治疗不孕症，因此她怀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真像医生说的那样，东子又是去的哪家医院？更进一步说，她怎么会怀孕呢?

“我还想再问一下可以吗？”秀树再问医生道：“东子小姐不能生孩子的原因，不在她丈夫身上吧？”

“我想不是因为她丈夫。”

“可她从前一直没有怀孕。”

“她丈夫也在这里做过检查，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医生似乎是想说，不能生孩子的原因在于东子本人。

“那么，她哪里有问题……”

“病的名称不太好说，除了身体方面的原因，精神因素多多少少也会有影响。毕竟是有工作在身，过于操劳和紧张都会……”

东子的工作确实过于紧张，可仅仅因为这个就不能生孩子吗？

“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换个男人，是不是有可能怀上孩子呢？”

“或许没有这种可能，因为根本就不是男人方面的原因。”

“那，她为什么会怀孕呢……”

“这点，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如果您见到向井小姐，能不能请她到医院来一趟？”

医生说到这里，回头向诊室那边望了望，像是在说：就谈这么些差不多了吧。

秀树郑重地向医生表达了谢意，随后走出医院，头脑中混乱的思绪无法平息。

井崎诊所的医生说东子不可能怀孕，可她本人却已经有了五个半月的身孕，正着手进行产前的准备。到底应该相信谁说的话呢？秀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看了看手表，时针已经过了八点。

当天夜里，秀树一回家就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再次给立野打起了电话。

立野跟客户有个饭局，像是刚回到家里，他马上问道：“情况怎么样？”

“这事真有点不可思议。”

秀树把从医生那里打听到的情况简短地说了一遍，立野也连说了

几声“搞不懂”。

“她没有对你说起过接受不孕症治疗的事？”

“她的确说过自己不太容易怀孕，至于去医院看病的事……”

“难道，她是在撒谎？”

“撒什么谎?”

“明明没有怀孕，却撒谎说自己怀孕了。”

“难道……”秀树一手握着听筒，不住地摇晃起脑袋。“怀孕的事错不了。因为她经常呕吐，肚子也大起来了。”

“你看到过她的肚子？”

“嗯，她让我摸过……”

秀树说着，像是怕被人听见，回头朝房门那边看了看。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将近一个月之前吧。”

“是她要你这么做的？”

“是啊，她说如果不介意，就摸摸吧……”

“那她肚子果然大了吗？”

“总觉得，有点鼓起来的感觉……”

秀树嘴里答着，当时触摸的感觉清晰闪现，他有点喘不过气来。

“那，她也呕吐吗？”

“是啊，时常……”

“吐出来了吗？”

“倒没见她吐出来，不过，有时她会突然觉得恶心，吃不下东西，有时难过得蹲下身子……”

“反应相当厉害吗？”

“不过，最近好像差不多恢复了。”

秀树再次想起昨天看到的照片上，东子那张略显瘦削、带着温和笑容的脸庞。

“从那以后，她什么也没对你说吗？”

“就给我寄了张照片。”

“你把那张照片给医生看看就好了。”

说实话，如果让医生看到东子身穿孕妇服拍的照片，他一定会大感兴趣。

“这样的话，紧要关头除了跟她本人见面，没有别的办法。她还在上班吗？”

“我想还在上。”

“不过，女人的心思很难理解。如果爱一个男人，只有按他所希

望的那样去做就行了，可她们偏要去做最让人讨厌的事情。话虽如此，男人也要求女人去做她们讨厌的事情，这种男女之间的问题哪个大学都不会教的。”

“我已经学到不少了。”

“不过，学费却高得离谱哇。”

秀树手握听筒，乖乖地低下了头。

“你不知道她现在去哪家医院吗？”

“那只能问她本人了。”

“那好，我试试直接跟她见个面。去她公司的话能见到她吧？”

“请等一下，”秀树脑子里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我直接去见她。”

“可是，她也许不想见你吧？”

“她会见我的。把这么麻烦的事情推给堂兄，那可说不过去。还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吧。”

秀树把垂到前额的头发捋了上去，接着说道：“无论如何也要再跟她见上一面，见面后好好谈谈。”

“不过，你们两个人见面，免不了又会发生争执。吵完之后不欢而散，那可就无法挽回了。”

“没关系。不行就不行，是不是？”

秀树有点自暴自弃，他一口咬定：“反正，以后事情还会变得越来越糟！”

夜潜者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黄昏（2）

秋天黄昏的景色，令人目不暇接。

就在刚才从公司里出来那会儿，被高楼隔开的西边的天空还映着一片红霞，眼下夜的黑幕已将它全部笼罩，而高楼和街上的灯火则急速绽放，给夜晚的都市增添了一抹亮色。

车辆仿佛被匆忙到访的黑夜催促着，争先恐后地向前行驶，道路相当的拥堵。

从秀树公司所在的日本桥出发到青山大街的表参道①，已经开了将近五十分钟，到那里估计还需要十分钟。

（注①表参道：东京地名，位于原宿、青山一带，为著名时装品牌聚集地。——译者注）

今天晚上，东子指定在涩谷附近的这家餐馆见面。

两天前，秀树下定决心给东子打电话，说想见个面。东子考虑了一会儿，回答说："行啊，那就后天晚上六点半怎么样？"

秀树已经约好跟大学时代的朋友碰面，但他还是当即点头答应。这么做当然有点对不起朋友，不过，跟久未谋面的朋友共叙友情相比，还是见到东子、把孩子的事情弄清楚更为重要。

"要我到涩谷这边来吗？"

此前一直不肯见面的东子这回终于松了口，这种机会岂能错过。秀树爽快地接受了对方的提议。

车从青山渐渐驶近表参道的十字路口，道路两旁的灯光也越发明

亮起来。

秀树望着前方闪烁的霓虹灯，将一只手轻轻地碰了碰胸前。

刚才离开公司之前，他偷偷地将一百万日元的现金塞进了西服内侧的口袋里。

待会儿见到东子之后，怎么说才好呢？她会答应照我的意思去把孩子打掉，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不管怎么说，秀树都打算把钱交给东子。当然不是说是慰问金或是做人工流产的费用，秀树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只不过事到如今，东子也一定有她自己的苦衷，作为男人想以具体的形式表达一番诚意。东子接不接受是另外一码事，反正秀树做好了随时把钱交给她的准备。

车子驶过表参道的十字路口，再往涩谷方向开了大约两百米，停在拐角一幢大楼前面。

东子指定的那家叫做“PEPE”的餐馆位于大楼地下一层。缓步走下一段弯弯曲曲的楼梯，面前是一扇淡绿色的玻璃门，推门进去，首先看到的是一台收银机，再往里摆放着几张小餐桌。这家店像是意大利餐馆，餐桌上铺着花纹的桌布，环境明快而又美观。

秀树刚在入口处站定，东子就从 L 型包厢最前面的座位探出身子，向他招手。秀树点了点头，向里面走去，在包厢尽头的座位与东子面对面坐了下来。

“这家店还好找吧？”

秀树先前几次三番邀约都遭到了拒绝，可东子好像已经忘得一干二净，脸上露出快活的表情。

“这家店倒是不难找，不过路上实在太堵，开了将近一个小时。”

一个月没见面，东子的脸蛋儿比以前胖了些，看上去很健康。秀树将目光自然而然地从她的胸口移向腹部，透过白色的衬衣和海蓝色的无袖连衣裙，她的胸部微微隆起，腰部也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看什么呢，觉得我胖了吧？”

东子有点任性撒泼似地瞪了秀树一眼，这种表情是以前从未见过的。

“戴上 D 杯胸罩可是头一回哟，又是高兴，又有点发愁，感觉怪怪的……”

秀树无言地将目光从她的胸口移开，此时女招待过来问他们想点什么菜。

秀树对意大利菜不太熟悉，点菜的活儿就交给东子了，她看着菜单，当即点了几道。

“最近胃口好得厉害，因为还得吃孩子那一份儿。”

东子说着，温柔地微笑起来。

这家店里的客人好像大多成双成对。不过和普通的恋人不太一样，男的头发从中间劈开，长长地垂向两边，脖子戴着链条般粗的金项链；女人则留着短发，身穿男式立领装，看上去像是不男不女的组合。

“这家店跟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吧？不过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

秀树觉得周围的那些人物比菜肴有意思多了，他饶有兴趣地望着他们，此时，裤子上系着裤子、扎着蝴蝶领结的男侍者送来了酒水单。秀树看着酒水单，问了句“想喝点什么”，东子轻轻摆了摆手：“我最近戒酒了，这对肚子里的孩子没好处。”

“那我也不要了，就拿啤酒吧。”

眼下这种情形，堕胎的事怕是一时说不出口。秀树再一次偷眼瞧着东子那丰满的胸部，于是东子将脸凑了过来。

夜潜者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黄昏（3）

“到这儿来的大多是时尚界和演艺圈的人。”

步入这家餐馆的一刹那，秀树就觉得这里的氛围跟一般的饭店有所不同。

“你也常来这家店？”

“我不常来，不过为了做采访什么的，偶尔也会过来。”

啤酒送来后，东子说自己不喝，可秀树还是给她倒了半杯，两人随后轻轻地碰了碰杯。

“今天怎么愿意跟我见面了？之前打了多少次电话你都不肯出来。”

“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东子说着，喝了一口矿泉水，“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跟你见面了。”

“为什么？”

“跟这种样子的女人会面，你会觉得讨厌吧？”

难道就为了这样的理由不再见面？秀树感到有些出乎意料。

“如果我们一起走在路上，你一定会讨厌我的，我可不想给你添麻烦。”

对秀树来说，真正添麻烦的倒不在于东子现在的体态，而是她肚子里的孩子。但他控制着，没把这意思说出来。这时候菜上来了，先是加了火腿、番茄、蘑菇和意大利奶酪的薄匹萨饼，接着端上桌的是一道被称为“渔师风”的意大利面。

“听说怀孕以后就不能吃得太咸，不过没有咸味又觉得不好吃。”

东子说着，将匹萨切成了八块，还往秀树的盘子里盛了点意大利面。

“请多吃点，光我一个人吃怪不好意思的。”

尽管东子一再劝他动筷，可秀树还是一点食欲都没有。他喝着啤酒，手里捏了块匹萨，静听东子说着自己口味如何变化。说到一半，东子突然来了句“我失陪一会儿”，便站起身来。

东子像是要去卫生间，她拿起化妆包，微微伸展着上身，慢慢地走了过去。

东子的腰部过于丰满，相形之下，腿却显得纤细。秀树看着她的背影，心中不免勾起一种微妙的不协调的感觉。东子穿了条无袖连衣裙，像是特意为了保护肚子，让人一看便知她正怀着孕；脚上像是要跟衣服搭配，穿一双低跟的无带浅口鞋；黑色的发卡拢住一头秀发，自然地垂在脑后。

剩下秀树一个人，他在脑子里盘算着接下去的话该怎么出口。如果太直露，只会招来她的抗拒，所以必须心平气和，婉转地说。首先，在生孩子这件事上，存在生的一方和被生的一方，因此不应该仅凭生的一方的逻辑来做出决定。即便做母亲的一心想把孩子生出来，但也应该充分考虑到孩子会不会有麻烦。特别是像现在这样的情况，因为父母并没有结婚，孩子出生后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承受无尽的痛苦。对于这些问题，东子心里会怎么想？如果以为光凭母爱就能

克服一切障碍，那就太天真了。

秀树暗自决定基本就照这么来说，他朝入口处望了一眼，没有见到东子的身影。

东子离开座位已快十分钟了，怎么回事呢？秀树正有点担心，东子出现在了吧台前的插花那里。秀树见她步履依旧缓慢，但双眉微蹙，待她坐定之后，便问道："哪里不舒服吗？"

东子"嗯"了一声，轻轻摇了摇头，说："没什么，只是吃得太快了，孩子好像吓了一跳。"

秀树纳闷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他凝视着东子隆起的腹部。此时东子伸出右手轻抚肚子，像是能听到声音似地侧耳倾听起来。

"孩子在动？"

"没事儿，因为我刚跟他说过'请安静'。这孩子很乖巧的，非常听话。"

即便没有清楚的语言，母子之间凭着血肉相连，也能相互沟通？秀树注视着东子脸上陶醉的表情，再一次领略到女人的身体是如此奇

异、如此生动。

从怀孕到分娩，男人无法真正感受到孩子的存在。即便别人说你有孩子了，也只会在心里想：是那样吗？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不用说呕吐，就连孩子在自己体内轻微的胎动也无从感受。

话虽如此，可因为吃得太快，肚子里的孩子就会吓得动起来吗？如果真是那样，女人的身体就不仅仅显得生动，更成了活生生的动物。不，若再换一种看法，女人的身体岂止是不可思议，更应该是神秘莫测。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男人的身体一生都不会遭遇如此巨大的变故，如果用气象来做比喻，男人的身体始终如同和风轻拂的小阳春，女人的身体则时而晴空万里，时而狂风肆虐，一生波澜万丈。眼下东子的身体里，也许正在逐渐孕育着强烈的飓风。

夜潜者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黄昏（4）

见秀树一直屏息不出声，东子轻抚着肚子说：

“你要摸摸这里吗？”

秀树慌忙摆了摆手。别说四周有人，秀树更怕一旦触摸那个地方，它也许会突然崩开。为了摆脱内心的恐惧，秀树将脸转向别处。过不

多久，孩子像是平静了下来，东子再次拿着叉子，吃起了意大利面。

“这有个夸张的名字，叫‘渔师风’，不过，加了贝类的海鲜意大利面吃起来真的蛮入口的。”

东子也负责杂志的美食版面，所以她对意大利菜好像也很熟悉，可秀树对此却不怎么感兴趣。他倒是很钦佩东子那旺盛的食欲，肚子里的孩子刚刚还在动，现在却又满不在乎地开吃了。这究竟是女人的厉害之处呢，还是女人过于执著？

“最近胃口特别好，连自己都觉得惊讶。感觉好像不是我想吃，而是肚子里的孩子想吃。”

秀树点了点头，东子将小碟子里浸得发绿的橄榄送入口中。

“稍微有点儿酸酸甜甜的，不过，我现在想吃这种东西。”

之后，东子又有点开玩笑地说:“总觉得，好像是我一个人在吃。”

秀树默不作声，自顾自喝了会儿啤酒，开口问道：“那么，你现在是去哪家医院呢？”

刹那间，东子露出警觉的表情，然后语气迟缓地答道：

“就在离家不远的医院。”

“以前，你不是说在四谷吗？”

“那家医院已经被我换掉了，路太远不方便。变成这个样子，就懒得出门了。”

既然话已经说开了，秀树也就横下一条心继续道：

“实际上，我已经去过四谷的那家井崎诊所了。”

就在这一瞬间，东子手里正卷着意大利面的叉子僵在那里，一双涂着淡淡眼影的眸子瞪得都快要掉出来：

“为什么你要去那种地方？”

“因为你以前跟我说过是去那家医院，我找你多少次了，你都不肯见我，真担心你到底怎么了。”

“那，医生怎么说？”

“他说，你最近没去过……”

“就这些？”

“我一说你怀孕了，他看上去像是觉得不可思议。”

“那个医生不行！他是个庸医，是骗人的！所以我现在不去那家医院了。再去那种地方，只会白费钱和时间，身体也被折腾得够呛。”

东子说着，眉头皱得更紧了：

“我才不要再想那个医生的事了，那家医院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之间似乎有过相当不愉快的事情。秀树本想再追问下去，但要是打破沙锅问到底，东子会更不高兴，这显然不是上策。

今天，跟东子见面是为了谈孩子的事情，这比她上哪家医院更加重要。现在开始，难道就不能想办法让她把孩子打掉吗？秀树十分清楚这有多难，但他还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在谈到关键问题之前，他不想去刺激东子。

秀树又喝起了啤酒，等东子的情绪稳定下来。东子点了点头，抢先说道：“哦，我明白你今天为什么想要见我了。”

“什么……”

“是想让我把孩子打掉吧？”

被她击中要害，秀树不由得将目光收了回来，东子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

“很遗憾，不行，为时已晚了。我不是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要把孩子生下来吗？女人可是说生就生喔。”

“不过，就这样生下来的话，孩子……”

“先别说孩子，是你感到为难了吧？”东子似乎已经读出了秀树的心思：“好了，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不过生孩子的事，你用不着操心。”

秀树原本就觉得女人厉害，尤其是怀孕的女人更加厉害。话说回来，也正因为女人厉害，才经受得起怀孕和临产的痛苦，如果像男人

一样优柔寡断，或许怀孕到一半就会以流产告终。

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能一味地心悦诚服。秀树重振精神，开始攻击对方的软肋："你说要生孩子，可生下来以后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首先，有户口的问题吧？"

"那当然，我生的孩子入我的户口呀。"

"可是，你有丈夫……"

"那是我考虑的问题，跟你没有关系。"

"不过，孩子生下来以后就得休假了吧？"

"这个嘛，有休产假的制度，不要紧。到时候，我下决心休一年左右也没关系。"

"时间那么长……"

“女职员都休产假，所以这算不了什么。”

“那，工作方面……”

“身为女人，生孩子当然比工作重要吧?”

“不过，你不会辞职吧？”

“当然，没有必要辞职，生孩子休产假毫无疑问是女性的权利。”

夜潜者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黄昏（5）

也许怀孕之后，东子的情绪变化很大，原先她在秀树心目中才华横溢的职业妇女形象已荡然无存。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可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

“还要说那样的事情？”

东子带着愕然的神情叹了口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秀树，说：“现在，到了这种地步再打胎就是杀人了呀，等于是把一个有眼睛有鼻子的孩子给杀了！”

东子的话犹如针芒刺背，秀树窥视了一下四周，眼前只有一对年轻的恋人坐在狭长的包厢里，正谈得情投意合，根本无暇听他们说话。

“如果过了五个月，就跟临产没什么两样了。把一个生下来就能长大****的孩子杀了，你命令我去干那种事吗？”

秀树十分清楚现在堕胎确实很困难，但拖到眼下这种地步，东子也难逃其责。此前秀树多少次求她把孩子打掉，可她全当耳边风，最近一个月更是避而不见。现在口口声声怀孕五个月堕胎等于杀人，真是让人无法理解。早知如此，为什么不早一点见面，把事情都考虑清楚呢？

尽管从道理上是这么说，可眼下东子似乎根本不予理会。

“我并不是在命令你，只是觉得这样做对你我都有好处……”

“对你可能有利，可对我并没什么好呀！”

“你想过没有，今后很长一段日子，甚至一辈子，都必须负起抚养那个孩子的责任？”

“当然要负责!”东子十分干脆地说,“我明白了,你只是想跟我玩玩。你需要的只是我的身体,求得一时的快乐就足够了。”

“别说得那么……”

“这下我明白你的真心了。”

说到这里,东子从包里掏出手帕,轻轻地压了压眼角。

她像是哭了,尽管没有哭出声来,但低下头似要强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

女人只要一哭,男人就什么话也说不出口了。即使有满肚子的话,在哭哭啼啼的女人面前,再怎么说也是白搭,别人很可能会以为她受了欺负。

一筹莫展的秀树也只得垂下头,陷入了沉默,可有几件事情仍在他心中百思不得其解。

首先,东子说“这下我明白你的真心了”,还指责秀树“需要的只是我的肉体”,这未免过于片面。秀树确实迷上了东子,并向她提出过肉体上的要求,但这不能说是欺骗或者强迫。两人只不过在一起

吃饭，言语之间情投意合，于是去酒店开了房间。虽然当时是秀树发出的邀请，但东子也是欣然应允。别说两人做爱时，东子没有丝毫的不快，甚至有时候，倒是她的欲火一触即燃。如果将此视为男人在玩弄女性，岂不是太武断了吗？更令秀树不解的是，想让她把孩子打掉也不容分说地被指责为“只想玩玩”。当然，两人既然已经以身相许，就应该结婚生子，那是再好不过了，可在现实当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从一开始，两人就知道对方已经结婚有了家庭。一番云雨之后，无意中怀了孕，此时男人提出把孩子打掉，就被一口咬定只想沾花惹草、玩弄女人的肉体，这不是言过其实吗？

确切地说，秀树至今为止一直以为东子是个处事冷静、眼界宽阔的女人。最初来采访时表现出的敏锐和日后的谈吐使秀树觉得，东子有着一流女编辑的聪颖和客观分析能力。

然而，东子近来的言行举止就像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任性撒娇的孩子，好言相劝她不听，还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女人自私的一面暴露无遗。这到底是由怀孕的异常状况引发的一时现象，还是东子的本来面目呢？

正强忍着怒气冥思苦想时，男侍者将主菜香草烤鲷鱼端了上来。秀树故作镇静，将盛着意大利面的盘子移向一边，小声说道：“谢谢！”

男侍者用疑惑的目光看了一眼始终低着头的东子，随即端起撤下的盘子转身离去。见东子依然头也不抬，秀树说了声“菜来了”，东子这才捏着手帕，慢慢仰起脸说：

“我，想生下你的孩子，那样生活才有意义……”

面对东子忍住呜咽倾诉的话语，秀树再一次无奈地低下了头。

“我知道你不愿意，可错过了现在这个机会，我或许再也不能生了。我无论如何都想生下这个孩子……”

听东子这么一说，秀树不知如何回答。

“请原谅。不过，我还是想要你的孩子。”

说实话，秀树真不知道东子这么想生下自己的孩子。除非铁石心肠，在声泪俱下想要生下孩子的哭诉面前，谁还能无动于衷？

夜潜者 第二部分 第四章 黄昏（6）

“别哭了。”

刚才还对东子心生恼怒，现在却觉得她竟然如此惹人怜爱。

“好了，好了。”

秀树已经不想再坚持了。纵然如立野所言，这会给将来埋下祸根，可眼下除了照东子说的去做，似乎别无他法。

“我能理解。”

秀树心里清楚自己已经全线崩溃，他点了点头，说道：“照你喜欢的做就行了。”

“那就是说，随我的便了？”

“不，不是那样……”

秀树又喝起啤酒，抽起了烟。

见两人的情绪稳定下来，女招待又送来用黑莓和蓝莓做成的果露冰淇淋，接着问：“两位要什么咖啡？”两人都点了浓缩咖啡。等女招待离去后，秀树将手伸进西服贴胸的口袋，拿出了一个纸袋。

“这个……”刚止哭的东子莫名其妙地看着秀树。

“就一点点钱……”

“为什么给我？”

“没什么理由，只是觉得以后要用钱的地方大概很多。”

“这怪怪的……”

东子轻轻地将纸袋推了回去：

“我可从来没说过要什么钱呀。”

“我知道，你能不能先收下？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什么心意？”

被她这么一问，秀树倒是无话可答了，可不管怎么说，最好还是先把钱交给她。

“嗯，有什么不好吗？”

秀树再次将桌上的纸袋往东子那边推过去：

“放在这里很难看的，把它收好。”

“难道，我们要分手了，是这意思吧？”

“不是……”秀树斩钉截铁地摇了摇头，“今后孩子生下来，麻烦的事情多了。这钱只是想给你备着到时候用，没别的意思。所以，先收下吧。”

“那，我就先收下了。”

东子说着，将纸袋拿在手里做了个表示感谢的动作，随后放进了包里。

“可是，我真的很高兴！”

东子那留着泪痕的脸上，第一次泛起了笑容。

“我不是因为收了你的钱才高兴的。你样样事情为我操心，这比拿你的钱更让我高兴。”

“……”

“还是你体贴我。”

话音刚落，东子便拿着勺子舀起了冰淇淋。

秀树又有点看不懂东子的举动。

刚才她还流着眼泪说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孩子生下来，因为爱你才下定了这个的决心，就这么个一心一意的女人，现在却不停地吃着冰淇淋。几分钟前还在为是否生下孩子而争论不休，现在却美美地吃着冰淇淋。这种转变方式是不是来得太极端也太鲜明了？

如果换了是个男人，根本做不到如此轻易地改变态度。至少对秀树来说，不可能几分钟前还哭哭啼啼，转眼之间就轻松地操起勺子，大口大口地吃冰淇淋。

当东子边说着肚子里的孩子边吃意大利面的时候，秀树就已经感到不可理解。东子嘴上说“孩子在里面动呢”，手中的叉子却一刻不停地卷着意大利面。当然，胃和子宫并不在同一位置，可一边感受着胎动一边享受美味的绝技，男人是无论如何也学不会的。

“我这阵子，觉得自己跟原来不是一个人了。”

东子吃完冰淇淋，心情愉快地说起来：

“总感到身体里有一种自己难以控制的、稀奇古怪的力量，说起那个，连自己都吃惊得厉害。”

“……”

“女人的身体呀，有时候会变成种动物呢。”

“男人有时候也……”

“不过，我发觉男人的情况跟女人不一样。男人只是一眨眼就过去了，可我觉得女人是从肉体深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回，东子说着说着，又喝起了浓缩咖啡。

“今天，我看你变了很多。”秀树略带嘲讽地说，“觉得像是看到了另一个你，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

“那是你想太多了。”

东子干脆地否定了秀树说的话：

“我觉得，在我的身体里早就隐藏着连自己都不清楚的一面。只不过，这回它第一次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也就这么回事吧。”

“是因为怀孕才表现出来的？”

“是啊，因为女人生孩子可是件了不得的事情。”

东子说到这里，将目光投向了远处。

“你不觉得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有种了不起的感觉？挺着胸，腆着肚子，迈着八字步，走起路来慢悠悠的吧？”

“那不是因为肚子大了没办法吗？”

“当然也有这个原因，可也有炫耀的成分在里面。”

“炫耀？”

“是呀，好像是说，看看，我怀上了深爱着的丈夫的孩子，往后就成了真正的女人，很了不起吧？”

“你也有这种感觉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样子虽然不好看，走起路来却笃笃悠悠。不过，我不像她们那样走法。生孩子这种事情也没什么可向别人炫耀的。”

夜潜者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夜寒（1）

见秀树点了点头，东子像是受到了鼓励：

“怀孕完了生孩子，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吧？没有教养的女人也好，穷得叮当响的女人也罢，只要跟男人发生关系就能做到。那种行为不需要才智和教养，有了这些反而会变成障碍。这本来就是连动物和野兽都具备的本能，可偏偏有人认为生了孩子才算出色地完成了女人的任务，这种说法真让人觉得奇怪。”

东子所说的观点转瞬之间千差万别。刚才还信誓旦旦地说无论如何要生下孩子，可一眨眼工夫，就变成怀孕和分娩跟才智和教养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连野兽都能做到的动物的本能了。

东子接着说道：“尽管凭本能就可以在怀孕之后生孩子，但我觉得还是有人把生一大堆孩子，再把他们抚养****看作是重大的发现，或者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事业。”

“不过，抚养孩子可够呛啊……”

“我也觉得这事不容乐观。可谁也没有命令我生孩子，我由着性子把孩子生下来，把他养大，多少吃点苦也无所谓，是吧？而且我觉得，抚养孩子或许很辛苦，但也有很多乐趣。有人说付出那么多的辛劳把孩子抚养****，他们将来如果不孝顺那就不合算了，其实，既然要生孩子，就应该把生儿育女作为最大的满足，想得到进一步的回报可能就是父母过于自私了吧？”

东子并没有喝酒，可她却像喝醉了似地绕起舌来：

“总之，觉得只要能生儿育女，就是出色的女人，这种说法太可笑了。如果这种事情也谈得上出色，那生了一大堆小崽子的猫啊狗啊不也都变得出色了吗？”

说到这里，东子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话太多了，她微微一笑，说：“对不起，我一个人在随便乱说，不过，我只是想你能够理解。”

秀树点了点头，他关心的是以后的事情该怎么办。

“刚才，你说以后不想再见面了……”

“是啊，往后我的样子越来越难看，还怎么约会呀？”

“不过，打电话总可以吧？”

“可以给我打电话，可我马上就要休假啦。”

“休假的时候在家吗？”

“刚开始可能在家，到临产的时候我想回老家去。”

听东子说，她的老家在靠近山口县德山的那个地方。

“要是在东京的医院里生呢？”

“我也这么想过，不过我母亲让我回老家。”

“那，以后就见不到你了？”

“没关系的，有什么事就跟我联系吧。”

说到这里，东子的口气又变得稍稍平静起来：“我也想在你的身旁，可我们毕竟不是夫妻，有什么办法呢？”

东子此言一出，秀树心里反而觉得难受起来，他问东子：“今天，能好好待一会儿吗？”

秀树刚一开口，东子就看了看表，说：“啊！八点都过了，我该回去了。”

当编辑的原本夜里就工作到很晚，所以过去哪怕深夜十二点以后，有时两人还在一起。

“另外找个地方吧？”

“不行呀，最近，我一直很早就回家。”

遭到东子的拒绝，秀树更是不愿分手。如果就这么分手的话，也许真的相见无期。伴随着心中的不安，秀树对肚子越来越大的东子的身体也发生了兴趣。

“到十一点再回去吧，我送你到家。”

“打算到什么地方去？”

秀树想说去酒店开房间，可转念一想，这么直白地说出口未免太露骨了。

“可以的话，想找个地方，只有我们俩。”

“不行呀，不能干那种事情！”

“可是，不是才五个月吗？”

“不管几个月，我都不会干那种事情。我和丈夫也绝对不干那事！”

突然从东子口中迸出“丈夫”二字，秀树退缩了。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想好好保住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流产可不得了。”

“那种事情对胎儿没影响。”秀树从书上读到过，通常的性生活

不会成为流产的原因。“放心，我不会胡来的。”

“可是，我讨厌那种事情。自打怀了孩子，我不想有什么杂念。”

东子的话秀树一点都不能理解，他觉得这女人好像有点神经质了。

“你如果实在不愿意，不干那事也没关系。”

“那，在这里不就行了？”

“可是，好不容易见到你，我想就两个人待一会儿。”

想来已经好长时间没跟东子肌肤相亲了。上次见面是在一个月之前，她怀孕刚满四个月。当时，秀树一听她怀孕了，赶紧求她去打胎，但东子说无论如何也要把孩子生出来，两人闹得不欢而散。

“先出去再说吧。”

“事先说好，我不去酒店。”

秀树没搭理她，拿起桌上的账单，东子也勉强站起身来。秀树在收银台那里结了账，出了餐馆的大门，告诉等候在外的包车司机可以

回去了。东子插嘴说：“为什么叫他回去？”

“过后叫辆出租吧。”

“我不乐意！”

东子突然向旁边一转身，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

“怎么了？”

秀树追上去拽住她，东子边走边答道：“我一个人回去。”

“等一下……”

眼见东子像是要找出租车，秀树赶忙拦住了她的去路：

“你以后要生下我的孩子吧？现在孩子的父亲想和你在一起，你为什么要逃避？”秀树明明知道在大街上，还是不由自主地拔高了嗓门来：“你肚子里的孩子，不单单是你的！”

东子也不搭理他，径直往前走着，朝一辆开过来的出租车招手。

“喂，喂，你等等!”

秀树不由得上前想把她举着的手压下来，东子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瞪了他一眼：

“干什么？”

“人家在说话，你就这么上车，太失礼了吧？”

“我回去了。”

“不许回去!”

眼下，秀树并不是特别渴望得到东子的肉体。只不过久别重逢，况且自己已经同意她把孩子生下来，希望两个人能在一种心平气和的氛围里再多待一会儿。

“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秀树说话间，一辆亮着空车灯的出租车停了下来，东子这就准备上车。

“等一下……”

就在秀树抓住东子的肩头想把她往回拽的那一瞬间，东子使劲地晃动着脑袋：

“走开……”

在司机面前争吵太不像样，趁秀树不由得胆怯时，东子连忙将整个身子都塞进了车里。

“喂……”

秀树还在外面一个劲地叫喊，车却启动了，车窗上只映出东子那白皙的侧脸。

秀树追着车奔了好几步，可车子并不理会，加快速度扬长而去。

望着汽车尾灯渐渐融入夜色之中，秀树轻轻地叹了口气：

“真是搞不懂……”

说实话，现在秀树真的搞不懂那个叫东子的女人心里到底在想什

么。

夜潜者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夜寒（2）

掀开碗上的木盖，烫热的鳍酒①香气扑面而来。立野用筷子将加入鱼鳍后微微泛黄的酒搅拌了一下，又把燃着的火柴移了过来。碗中顿时蹿出小小的火苗，酒精随之挥发，也带走了酒里的苦味。

（注①鳍酒：把经烘烤过的干河豚的鱼鳍放到日本酒中加热饮用。——译者注）

“好热呀……”

将跟酒一样烫的碗用小毛巾垫着，端到嘴边慢慢地喝上一口，从心眼里涌出一股暖意。

“时间过得真快呀，已经到了这个季节了。”

今年二月的时候，两人曾坐在这个吧台前喝过鳍酒，转眼春夏已过，又到了吃河豚的季节。

“吃了这玩意儿，一年也就快过去了。”

立野说着，夹起一片河豚刺身，像是想起了什么：“你那边还不错嘛。”

秀树一听此言，明白他说的是国民食品公司的年度决算情况。

“在这不景气的市况中，干的还真不错啊。”

每家公司确实都公布了业绩亏损报告，唯独秀树这边年度决算是赢利的。

“毕竟推行了店铺的空间管理，所以产生效果了吧？”

“销售额并不算理想，不过操作起来确实简单多了。”

在商品流通业界，秀树的公司最早采用电脑和工作站①制成货架陈列图，并印刷成宣传单页，进行店铺的货架管理。与以往在货架上一一清点，再将销售数据一项一项誊写到纸上相比，这种方法成功地减轻了一半以上的工作量。

（注①工作站：指高性能的工程系统和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系统。随着个人台式电脑的功能越来越强，这一术语现在通常转指连接

到网络的计算机系统。——译者注）

“以后，我们还打算灵活运用 POS 和 DOS 数据。”

“什么？那个叫 POS 的英文是什么？”

“就是销售时点信息管理和收发订单系统，可以将这些数据反映在货架陈列图上。”

“哎，你们在做这个吗？”

“嗯，正在尝试。”

“我向来最怕这些东西，还是你了不起。”

立野像是很佩服似地轻声说道，不过秀树隐约感到，这话背后的意思是说：和工作相比，你对女人可就一筹莫展了。

“那个，还有那件事情呢……”

一听他说“那件事情”，秀树不由得紧张起来。

“你们两个单独见过面了吧？”

秀树将倒满鳍酒的碗轻轻拿在手中，点了点头。

“那后来呢……”

结果满足了东子的愿望，可马上将这事说出来，肯定会被立野痛骂。

“我虽然好话说尽，但她已经过了五个半月……”

立野默不作声，秀树接着往下说：

“她的肚子已经相当大了，孩子也经常在动，她说这时候再去打胎就跟杀人没什么两样……”

“但是，她没有早点把怀孕的事情告诉你，才会拖到现在这个地步嘛。”

“话是这么说，可她说无论如何都要把孩子生下来。”

“总而言之，就是说你答应她了？”

“让你多多费心，实在对不起。”

“不，你用不着向我道歉。”立野大口地喝着鳍酒，“事到如今，如果你觉得那样做没关系，我也不用说三道四了。”

立野要是真的撒手不管，秀树觉得心里没底。

“哎，我也真是没有办法呀……”

“那，以后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呢？”

“她打算背着丈夫把孩子生下来吗？”

“她说，这事不用担心……”

“可是，这么不负责任的事情能做吗？”

其实秀树对此也很担心，可当事人不肯细说，他也不便深究。

“我也不会就这么放手不管，所以就先给了她点钱……”

“已经交给她了？多少钱？”

“一百万左右……”

立野凝视着吧台前方，好像陷入了沉思。过了片刻，他喝了一口鳍酒，说道：“那她说什么了吗？”

“她开始说不要，最后，她说那就先收下……”

“那么，她把钱带回去了？”

秀树想起了东子慢慢将钱塞进包里的样子。

“可是，一百万怎么说呢？”

“少了吗？”

“说少也行，说多也行。如果单纯用来打胎，那就足够了，要是算上生孩子的费用，好像少了点儿。想用这点钱来跟她谈分手，那就太少了。你当时把钱给她，是出于什么目的？”

立野如此追问，秀树倒是很难回答，因为从一开始，给她这笔钱就没什么明确的目的。

“首先，我是想今后会有很多麻烦事……”

“总之，你先同意她把孩子生下来了？”

的确，是先同意按东子希望的那样去做，才把钱交给她的。

夜潜者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夜寒（3）

“这样做有什么不合适吗？”

“不，这不是合不合适的问题，出于什么目的把钱给她，看法也就不一样了。也许，索性一分钱都不给她倒也罢了。”

姑且不论把钱给东子的原委，秀树觉得，对真心实意想把自己的孩子生下来的女人，不能冷酷无情。不过，立野可不这么想：

“她对你的心愿完全视而不见，单方面坚持要生孩子，还说以后不给你添任何麻烦，既然如此，你乐得跟她说悉听尊便，彻底断绝关

系好了。”

“不过，那就……”

“觉得她可怜了吧？”

秀树点了点头，立野像是候个正着：“如果觉得她可怜，就应该出手大方些，五百万都不算什么，哪怕一千万、两千万也是应该的。”

看到秀树对自己突然提出这么高的金额一时傻了眼，立野接着说道：“把钱给了她，就干脆恩断义绝，以后再不来往。再问你一次，你同意她把孩子生下来了？”

“姑且……”

“如果真的同意了，你就必须事先跟她说清楚，即使孩子生出来，今后你也不负任何责任，那个生下来的孩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说实话，两个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这样的话还真说不出口，那说话的气氛根本就不对。

“因为很久没有见面了……”

“不过，你是想去把事情处理干净的吧？”

会面之前确实有这种打算，可最后说到去不去酒店的事情，就这么起了纠纷不欢而散了。

“孩子的事嘛，我想等生下之后再想办法……”

“太天真，太天真了。”

立野马上伸出大大的手掌左右摆动起来：“既然同意她生了，事先不把以后的事情说清楚肯定不行。不然的话，这回你就算同意了也是不负责任。”

“可是，说到底……”

“你这么想真的太天真了。一旦答应了女人一件事情，她就会以此为突破口，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求。这样下去，天知道她会开出什么条件来！”

立野说的确实也有一番道理，不过他跟秀树的看法还是不尽相同。

立野一口咬定东子是个专门骚扰男人的来路不明的女人，但在秀树眼中，她是个以身相许的亲密爱人。她说什么也要把孩子生出来，可这背后恰恰隐含着“我深深地爱你，所以想生下你的孩子”这么一句颇有女人味的潜台词。作为直接听到过这番表白的男人，不会如此心存恶意地考虑问题，更不会一味地将她视为坏女人。这种感觉上的差异，或许就是当事人和第三者的不同之处。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不行，不管怎么说，这样下去事情大高而不妙。”仿佛要让秀树感觉到做出人生抉择的分量，立野压低嗓门说道：“眼下，最好对今后的事情做出明确的决定。”

显然，关于赡养费的事，秀树之前还没考虑过。

秀树原本就不谙风月，对情呀爱呀之类跟女人有关的事情向来不知如何去应付。

话说回来，他跟社长千金结婚，被人讥为“倒插门”，如今又被无论如何也要生下他的孩子的女人苦苦纠缠。提起这些事情，或许还以为秀树是个十足的花花公子。其实他跟身为社长千金的妻子早在学生时代就已相识，常常接受邀请去她家串门，逐渐日久生情，双双步

入结婚的殿堂。至于这次的事情，开头暂且不论，过程之中确切地说是东子积极主动，秀树对她的印象很好，两人去酒店开了房间，可一听她说怀孕了，秀树便慌了手脚。

倒不是为他辩护，秀树从来没有费尽心机去取悦哪个女人，也没有耍什么花招去欺骗对方的感情。

也许只能说是秀树太有艳福，不知什么道理，与他交往的女性大多很有个性，且都积极向上。他的发妻美和子如今虽然成了家庭主妇，可从学生时代开始，她就非常活跃，朋友也很多，在派对上远比秀树更引人注目。东子也是位能干的编辑，或许对于像她们这样的女性来说，秀树这种头脑聪明、外表不错又稳重朴实的男人实在没有缺点，大可放心交往。

总之，被这么两位如凌云芳泽般可望而不可即的女人迷上，实在是男人的幸运，可对秀树本人来说，却并没有体会到如此的幸福感。

如果真有那么幸福的话，就不会被立野堂兄百般责备了。

“反正，现在一定要痛痛快快把事情解决了。”立野依然带着教训的口气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可这是你撒下的野种。不管你有什么理由，问题在于结果怎么样，是男人就必须对结果负责！”

夜潜者 第二部分 第六章 电闪（1）

可能是有点喝醉了，立野这番话说得很重。

“我倒有个负责任的办法，你能照我说的去做吗？”

秀树本来就一筹莫展，只得赶紧点头答应。

“那好，你能准备好一千万吗？”

“是赡养费吗？”

“哎呀，就是那么回事。当然，你如果觉得少就再加点，要是嫌多就减掉些。”

对秀树来说，可是头一回碰到这种事情，实在估计不出是多是少。

“先把这些钱给她，对方大概也就懂你意思了。”

“我把这些……”

“当然最好由你直接见面后交给她。到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拿到类似字据的东西就更好了。上面写明：今后不得提出与此事有关的任何要求。如果你没法写，我可以帮你，不过一定要让她看过之后签字画押。”

“……”

“她原本就说什么都不要，可你还是给她一千万，她应该没什么意见了。就算她说不要，你也最好让她收下。眼前看来好像是吃亏了，但要是花一千万就能把事情解决，那还算便宜的。”

话题骤然变得如此现实，秀树有点情绪低落，于是立野把脸凑得更近了：“钱的方面，没有问题吧？”

这种事自然不能动用公司的钱，不过这些钱秀树个人还是有办法筹措的。

“要给她就越早越好，一旦晚了就不容易见到她，恐怕她会变卦。”

“那个字据什么的，有必要吗？”

“当然有必要，要不然现在我就替你把大致的内容写一下吧。”

立野马上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笔，从收银台的小姐那里要来一张便条纸，略加思索后在上面写起来：

款项：一千万日元

作为这次怀孕、分娩的全部经费，已如数收到。今后不再提出与此事有关的任何要求①，特此约定。

（注①要求：原文为“请求”，在日语中有索求、索取的意思。——译者注）

“这么写可以吗？”

从字面上看，像是作为收款一方的东子写的，完全是公事公办。

“这个地方……”

秀树指着“要求”这两个字，立野点了点头：“好像刺耳了些，不过这种事情最好还是写得清清楚楚。”

秀树明白立野的意思，但他内心丝毫都没有释怀。他并不是舍不

得钱，不过对方还没提出这种要求，就先把钱送过去，他觉得有点过分。而且，要跟字据同时交给对方，这样做让人觉得不舒服。字据就像关于某个事件的调解书，简直充满了杀机。

“必须要有字据吗？”

“一千万都给她了，最好还是写个字据吧。”

立野可谓人生经验丰富，经他一番劝说，秀树似有所悟。可他转念一想，拿出这样的字据，说不定反而会刺激对方。

“如果我不把字据带去，不行吗？”

“你不想带的话，我可以带去，委托律师也行。总之有了这份东西，以后无论她再说什么都可以心安理得了。”

或许立野连这个还未出世的孩子将来分割财产的问题都考虑到了。说实话，秀树现在不想考虑那些事情。当然，立野或许做了最坏的假设，可秀树并不认为东子会做出这种毫无道理的事情。

“怎么样？”

“嗯……”

见秀树吞吞吐吐，立野试探地问道：“你还对她着迷吗？”

就算立野直截了当地发问，秀树也难以马上回答。说实话，最近这一个月来，秀树满脑子都是如何让东子去把孩子打掉的事情，根本无暇考虑喜欢或是讨厌之类的问题。当然，两人多次约会，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很深，所以不可能讨厌她。不过，自从她说要把孩子生下来，秀树对她的印象就有所改变，这也是事实。

秀树此前认定东子是个“绝妙的女人”，可现在他头脑中强烈的印象却变成东子是个相当难对付而又任性的女人。不过即便如此，他也不会讨厌东子。尽管她提出了颇为棘手的要求，但一想到那也是因为深爱着自己，就觉得她惹人怜爱。

归根到底，也许说“爱恨交加”更为恰当，不过要是把这种想法说出来，立野大概又要指责“不能如此暧昧”了。秀树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语言，只能默不作声。

立野再次问道：“你还是喜欢她吧？”

既然不能明确说出“讨厌”二字，那么要说“喜欢”的话，或许

确实有点“喜欢”。

“可是，你没想过真的要和她在一起吧？”

“不，那种事情……”

东子确实是个有魅力的女人，但秀树没想过要抛弃现在的家庭跟她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东子应该抱有相同的看法，两人都想保持那种既不破坏家庭又相互理解的成年人的爱情。

“那，总而言之只是想玩玩罢了。”

如此论断倒又不对了，立野似乎非要把事情弄得黑白分明不可。

“我还没想得那么多。”

“那么，可以就此和她分手了吧？”

平心而论，秀树对东子依旧恋恋不舍，无奈之下，他只得点头称是。

“那就简单了，堂堂正正地带着钱和字据，对她说就此分手就行

了。她如果发怒，反而更加容易分手。”

只因是第三者，立野说得极为轻松，可秀树还是有点想不通。

他无言以对，只得陷入沉默。继生鱼片之后，又上了白煮河豚和鱼白汤。鱼身上刚撒过七味辣粉，鱼肉微微动弹，新鲜极了。

“再来一碗。”

立野将装鳍酒的空碗往吧台上一推，打开碗盖喝起了鱼白汤。

“味道太棒了，喝下去打心眼里觉得暖和。”

鱼白和酱汤充分溶解，味道确实醇厚可口。

“你也再来一碗？”

听立野这么一说，秀树也加了一碗鳍酒。

“料亭虽然不错，可吃河豚还是在这种稍微有点脏兮兮的地方最有味道。”

立野开玩笑地望着厨房说道，厨师大伯正忙着做菜，似乎也没听见。

“难得吃回河豚，说点高兴的事儿吧。”

诚如立野所言，就因为发生了这样的问题，秀树才与立野两个人喝酒解愁。如果没有要商量的事，就像过去那样，一年当中亲戚之间相互来往也要聚会多次。立野对此似乎也有同感，因为这次的事情，他觉得同秀树的关系更亲密了。

“反正，我总是站在你这一边的。我很佩服你，希望你以后逢凶化吉，顺顺当当地坐上社长的宝座。”

这话听上去，像是说这回的问题一旦处理不当，就会造成极大的麻烦。

“趁现在，必须把事情解决干净。”

“……”

“怎么样，试着去见她吧？”

秀树下定决心，慢慢地点了点头：“照你说的，试试看。”

秀树对带着钱和字据这些东西去见东子，心里仍有抵触情绪，但又觉得此事应该按经验丰富的前辈说的那样去做。

“要去的话，越早越好。”

“嗯，就这么办。”

秀树口上这么说，眼睛却望着厨房那边，立野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不过，女人真是不可思议。”

秀树不知道立野这话什么意思，把脸转了过来。

“女人是魔术师。”

“魔术师？”

“是啊，简直就是变戏法的。干那事的时候，也就那么几滴流到她的身体里，十个月之后，那就是你的孩子，还会从她的肚子里出来。就算从手绢里能变出鸽子，也比不上这么高明的戏法呀。”

见秀树一副似懂非懂的样子，立野将一只手轻轻放在他的肩上，说：“这回你中了魔术师的圈套，只能说是让你见识见识日本第一流的魔术。”

秀树一点都笑不出来，但也只能点头认同。

夜潜者 第二部分 第六章 电闪（2）

按秀树目前的境况，一千万并不算是个特别大的数目。作为一家年营业额超过五百亿日元的大公司的常务董事，又是社长的女婿，凑足这么一笔钱并非难事。

不过，要是没有开展新业务的堂而皇之的借口，光从自己口袋里掏这一千万，那倒不见得容易。秀树过去也在东子身上花过钱，可那只是在过生日或者圣诞节的时候买些礼物什么的，价钱一般在十几万日元，顶多也就二十几万了。即便是社长的乘龙快婿，妻子也对秀树的个人存款了如指掌。他平日里花费在吃饭、旅行这些事情上的开销看上去相当奢侈，但大多是可以用业务经费的名目报销的，如果纯粹为了私人的事情，花起钱来可就没那么自由了。

怎么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凑足这一千万呢？

想来想去，终于有了个主意，那就是用信用卡来贷款。那样的话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钱提出来，而且操作都以秀树个人的名义，也不会立马被妻子发现。

秀树当即分两天，各提取了五百万日元。

秀树手头上放那么多的现金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可一想到这不是一笔正大光明的钱，心里不免紧张起来。

此事若被妻子察觉，她会说什么呢？两人结婚之后，从来没有大吵大闹过，所以秀树也无从预料。也许她站在妻子的立场不想把事情闹翻，只轻描淡写地说几句“你也够可以的，不是很有胆量嘛”之类的话。不过，这只是秀树所希望看到的，妻子说不定会一改往日的豁达，歇斯底里地吵吵嚷嚷、哀声叹气、悲天悯人。

不管怎么说，把这笔钱交给东子，将来就不会留下祸根，这也是为妻子着想。凭着这种自欺欺人的理由，秀树感觉有点心安理得了。

先把钱凑足之后，秀树又写起了字据。

他按立野说的，写下了“今后不再提出与此事有关的任何要求，

特此约定”这么几句，可写完后回过头来再一读，却又不敢把这样的字据给东子看了。

立野说过，“只要手里有了这个，不管对方再说什么，都可以放心了”。可真的有必要写这样的字据吗？当然，立野是在为将来考虑。就算眼下没出什么问题，假设二十年后秀树死了，孩子们要继承遗产的时候，这对原来一直躲在幕后的母子未必不会跳到前台来。即便那个孩子没有这种想法，母亲那头没准也会想要得到点什么。可以预料，东子的亲戚，还有她周围那些人，也有可能在背后唆使。哪怕事情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在今后漫长的岁月当中，母子俩说不定也会提出在经济上给予资助的要求，甚至还会想要得到名分。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也许会将秀树有私生子的事当做丑闻大肆宣扬出去。

秀树以后成为大公司的经营者、开展新的业务，或是担任公职的时候，这种事情肯定会成为一道伤口，本人名声扫地自不待言，就连企业的形象也会受到伤害。

立野的忠告是建立在这些预期之上的，因而他的担心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立野的想法就是东子迟早会变心，随着岁月的流逝，会滋生邪恶之心。这就是从所谓人性本恶出发，来考虑问题。

诚然，谁都不知道一个人的心什么时候会变，更何况男女之爱又是最游移不定的，秀树虽深知这一点，可眼下要他在把钱交出去同时，让东子在字据上签字，内心依然难以接受。

如果就这么把钱交给东子，立野或许又会劈头盖脸来一句“所以说，你太天真了。”不过，秀树现在仍想珍惜两人之间依稀尚存的信赖关系。

秀树暂且边把字据装进信封，边在脑子里将自己以后要做的事情排了一遍。

首先把钱交给东子。此后如果她提出什么棘手的问题，就拿出字据让她签字。否则，就只把钱交给她，字据先放着再说。

第二天，秀树打电话到东子的公司。编辑一般上班都很晚，所以他下午三点过后开完会，才回到自己房间打电话。

拨通《美特蕾丝》杂志编辑部的直线，最初接电话的是一位年轻的小姐，稍过片刻，东子接起了电话：

“让您久等了，我是向井。”

或许正忙于其他的工作，东子看样子还是一刻都没闲着。

“我是泷泽……”

以前给东子打电话，秀树有时开口就说“是我”，今天稍微收敛了一下，先报自己的名字，然后试探着问道：“现在，可以说会儿话吗？”

夜潜者 第二部分 第六章 电闪（3）

“呃，没多大关系。”

听她的口气，稍微有点为难。

“其实，最近想跟你见个面，可以吗？”

“有什么事吗？”

大概周围有人，东子她的回答显得十分客气。

“我想见个面，有东西想交给你，所以最后能早点儿。”

“那样的话，能不能送到我公司来？”

一千万的巨款就这么轻而易举地送出去可万万使不得。秀树忍住苦笑，重又说道：“我想直接见个面，亲手交给你，能不能就在附近哪个咖啡馆里见面？”

“真是让你费心了，可我现在很忙。”

“不会耽误你很长时间，一会儿工夫就行。”

“那……”

说到这里，东子把声音压得更低了：“我应该已经说过不再见面了。”

秀树当然记得，可这次要解决的问题比以前重要得多。

“就三十分钟，哪怕十分钟也行。”

“那件事情，上次见面的时候都说过了……”

“这次是另外的事情。”

“那就恕我失陪了。”

她就这样硬生生地把电话挂断了，听筒中传出低沉的嘟嘟嘟声音。

“搞什么……”

秀树咂咂嘴，无可奈何地放下了听筒。

煞费苦心把钱准备好，却遭到对方如此干脆的拒绝，可再怎么说也不能就这样打退堂鼓。现在如果放任下去，东子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见面就更难了。

一不做，二不休，秀树第二天又打电话到东子的公司。照例等到下午两点过后，电话那头传来的依旧是昨天那位年轻小姐的声音。

“请叫向井东子小姐听电话。”

秀树这回的态度有点盛气凌人，那位小姐答道：“向井，她今天休息……”

秀树旋即看了一下桌上的日历，今天是星期五。

“她去哪儿了？是外出了吗？”

“不，我想她没去出差。”

“那，是病了？”

年轻小姐语气中带着困惑：“那倒不太清楚，她请了休假。”

再往下追问，本人不在也是白搭。秀树只得作罢，他放下听筒，左思右想起来。

昨天还去公司上班，口口声声说自己很忙，今天怎么就突然休假了？是身体有什么异常情况去医院了吗？或者临近周末上哪儿去旅游了？不过，看昨天的情形不像要去旅游的样子，而且大着个肚子也不太可能出远门。这么说来，似乎还是跟怀孕有关，可到了这个时候，想想也不会流产。

今天是星期五，所以无论如何也要等到下周才能联系了。

还不如昨天就不请自到，去公司跟她见面了。

正当秀树觉得自己走了一招败棋的时候，脑子里突然涌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索性这就去东子家……

如果是因为身体不好请假，那就应该在家里，即使去医院，现在这时候也应该回来了。况且白天她丈夫要外出工作，不会在家里碰上。

不打电话通知，直接过去岂不更快。

秀树主意已定，用内线电话把正在隔壁房间的秘书叫了过来。

按照日程安排，下午只有两批来访的客人，分别是作为供货方的洋酒厂商负责人和子公司的专务董事。秀树立刻让秘书打电话，转告他们因为有急事抽不出时间，望能下周来访，随后便做好了外出的准备。

“朋友突然病倒了，我去看望他一下。”

四十五六岁的女秘书脸上露出了诧异的神情，秀树也管不了那么多，他走出公司，一头钻进了汽车。

“往中野方向开……”

东子的家在中野区的鹭宫，秀树好几次送过她回家，所以知道大体的方向。从七号环线进入新青梅大街，再过三个红绿灯，附件有幢高级公寓便是东子家。

星期五的下午临近双休日，一路上车辆很拥挤，不过车行大约四十分钟，也就到了那幢公寓跟前。以前总是在晚上过来，白天一看，五层的公寓墙面贴着浅茶色的磁砖，外观极为雅致。

秀树让司机等着，随后拿起装着钱款的包，推开了公寓正面的玻璃门。紧挨着左手边好像是管理员的房间，见屋里没人，秀树便径直朝里来到大厅。大厅左侧并排放着五六盆观叶植物，与之相对的则是一排信箱。

听东子说她家住在五楼，506 室的信箱上确实标着“吉原?向井”两个名字。以前倒还没注意，原来东子的丈夫姓吉原，那向井可能是她娘家的姓了。

秀树朝那两个名字注视了一会儿，随后偷偷望了一眼观叶植物前方的电梯厅。

没经任何联系就到了这里，是这么贸贸然直接上她家好呢，还是应该先用大厅入口处的公用电话打声招呼之后再上去？秀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想起昨天打电话到她公司横遭拒绝，便决定先上去再说。

夜潜者 第二部分 第六章 电闪（4）

仿佛正值午后最幽静的时候，大厅内鸦雀无声。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单手提着包，像是来收账的，只见他下了电梯，从大厅横穿而过。

秀树曾经送东子回家，不过这还是头一回走进公寓里面。

从这里坐电梯到至五楼，就是东子和她丈夫住的房间了。这么一想，心不由得砰砰直跳起来，胳肢窝底下也渗出了汗。

秀树故作镇定地走到电梯跟前，两辆电梯中有一辆正开着门停在那里。秀树确信里面没人之后钻了进去，按了一下五楼。秀树独自一人坐着电梯，见右上方悬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月末两天检查煤气灶。

秀树读着纸上那几个字，一边抬头注视显示楼层的数字，电梯到了五楼，门像是迫不及待似地打了开来。

秀树再次确认是五楼层之后下了电梯，斜对面是垃圾房，走廊向左右延伸。以前从路边观看的时候没有发现，这幢公寓呈尺字型，向下可以俯瞰四周都是房屋的院子。秀树先向左边走了几步，又折回到右边，看见 501 的房间号。沿着 502、503、504 一家家走过去，眼看就到了 506 室。

秀树在走廊上边走边想半路上会不会遇见东子，经过 504 室的时候看到门开着，门口放着女式凉鞋和小孩的鞋子。

东子家的门口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吧？瞬间闪过这个念头，便到了 506 室的门前。

门是浅灰色的，走廊在这里拐成了一个直角，可见这是一套拐角房间①。

（注①拐角房间：位于走廊顶端，房间随走廊带有拐角，因日照充足又不易受噪声影响，在日本房价和租金大多高于同楼层的其他住户。——译者注）

大厅里的信箱上标着“吉原?向井”两个名字，但房门上只写着“吉原”二字，下方有一个白色的门铃按钮。

秀树仿佛要窥探里面是什么样子似地把脸贴近房门，接着像是要让自己镇静下来，做了一下深呼吸，随后按响门铃。

转眼听到屋内铃声四起，秀树慌忙将手松开。

又没干什么坏事，秀树自我安慰着，避开了门上的猫眼，站在左侧再次按响门铃，房内无人应答。

不在家？秀树估计她肯定不会在家休息，不过说不定是嫌上门推销什么的很烦，就算在家也不来开门。

秀树为慎重起见，又按了一次门铃，看样子还是没人出来开门。

只听别人说她休息就认定是在家里，这想法未免太过轻率，来之前应该先打个电话确认一下。秀树一边懊悔，一边又按了一次门铃，确信没人之后，把脚移开了房门。

好不容易来一趟真是遗憾，下楼用大厅里的电话打到她房间去，如果再没人听接就只好回去了。秀树打定主意，沿着走廊重又返回电梯厅。

午后的公寓依旧懒洋洋的，隔着院子，可以看到对面的走廊里有

个女人，她很快用钥匙打开房门，身影随即消失在了屋内。

这个时候住宅区的公寓怎会如此幽静？秀树像是有了新发现似地走向电梯厅，抬头看电梯到了几楼。

并排两辆电梯，左手边的在一楼，右手边的刚从五楼下到四楼。

秀树再次从电梯厅回过头向东子家的方向望去，期待东子会突然从屋里出来，可这只是幻想而已。

此时，位于一楼的电梯缓缓上升。

显示楼层的数字二、三、四这么跳着，眼看就要到五楼了。

电梯里大概没人，它一到，秀树就准备坐进去。

下楼前多想看到东子从屋里出来啊，可她身影未现，电梯却已停在了五楼。

还是不走运啊！正当秀树心灰意冷地将视线从东子家收回来时，电梯里走漏出一声轻微的惊叫：

“啊……”

叫声引得秀树把头抬了起来，面前站着的正是东子！

实在太偶然了，秀树喉咙像是哽住了似的说不出话来，东子也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秀树。

“怎么回事……”

想如此发问的当然是秀树。这真的是东子吗？看眼前这个女人的脸，确实是东子，可她身材苗条，左肩挎着帆布背包，右手提着百货公司的纸袋，像是刚从外面购物回来。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腰部以下穿的是一条米色的紧身裤，上身是茶色的高领毛衣，外加一件带花纹的女式外衣，外衣的下摆还在变得苗条的腰部打了个结。

这跟之前在餐馆里见到的东子是同一个人吗？那个时候的大肚子，还有将它包得严严实实的无袖连衣裙都到哪里去了？当时她那不安的表情，还有倦怠的态度，又躲到哪里去了？

夜潜者 第二部分 第六章 电闪（5）

“为什么……”

秀树正喃喃自语，东子刹那间拔腿就从秀树身边穿过，朝左跑了几步，打开走廊半道上一扇门。

“你去哪儿……”

秀树慌忙追了上去，门外是螺旋状的楼梯，东子一圈圈地绕着楼梯，向楼下跑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秀树脑子里一片空白，脚下紧紧追赶着东子。

随着鞋跟发出的咚咚咚的声响，东子那娇小的身躯沿着楼梯直冲而下。半道上她丢下右手拿着的纸袋，只是把包背在左肩上，右手碰着楼梯的扶手，头也不回地往楼下逃去。那种样子简直就像一只受惊的蝴蝶，左右飘摇着振翅而飞。

她究竟为什么要跑得那么快呢？

这个念头刚在脑中一闪，秀树瞬间意识到只能追上去把她拽住。

如果让东子就这么逃走，也许永远也别想再抓到她了。不，东子甚至会从什么地方一纵身跳下去。在此之前无论如何也要把她抓住。

“等等……”

秀树一只手拿着包，拼命地在后面追赶。

这个楼梯又窄又陡，好像是在电梯停运的紧急状态时才用的。所幸的是并没有其他走楼梯，两人的脚步声直直地划破整个圆筒状的楼道。

“喂……”

东子以惊人的速度飞快地从四楼跑到三楼，又从三楼直下二楼。

还有几级就到二楼了，此刻秀树伸出去的右手指尖终于触到了东子的肩头。

刹那间，东子使劲地摇着脑袋，从身后将头发一把扎起来的黑色发带随之剧烈晃动。

秀树奋力将上身前倾，用右手把东子的肩膀往回拉。

“干什么呀……”

尖叫声响彻楼道，转眼间东子的身体向前一扑，朝着楼梯的平台摔倒下去，秀树也倒在了东子身上，一切仿佛都静止不动了。

与此同时，刚才划破整个楼道的声响嘎然而止，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只有东子和秀树不住地喘着粗气。

秀树发觉自己的身体完完全全压在了东子身上，肩膀和胸口紧紧地贴在一起。

秀树急忙将上身移开，站起身来说：“你没事吧……”

东子仍然坐着不动，一只手撑在地上，另一只空着的手捂在胸前调整着呼吸。

“受伤了吗？”

幸亏只踏空了一级楼梯，没受什么伤。东子无言地站起身，理了理脑后乱成一团的头发，用手掸了掸弄脏的肘部。

跟刚才在电梯前看到的一样，东子穿着高领毛衣和紧身裤，外衣的下摆敞开着，苗条的腰部清晰可见。

她的肚子怎么突然瘪下去了？秀树忍着没有开口问，回头捡起掉在地上的包。

东子似乎已经不想再逃，她站在楼梯平台的一端擦着额头上的汗，又整了整凌乱的外衣，将下摆重新在腰间打了个结。秀树觉得好像在电影里看到过类似的场景。

见秀树正注视自己，东子一边理着头发，一边问道："为什么来这里……"

"因为在公司，你说不想见我。"

东子像是突然变了脸，她两手叉着腰，把脸背过去说："是有什么事情想问吧？"

"……"

"问什么都行。"

东子将外衣的下摆往腰间摆摆正，那个结醒目地凸了出来，就像时装模特在舞台上摆甫士一样。

“到底怎么回事？”

“就这个样子呀，很吃惊吗？”

就在见到东子之前，秀树还以为她的肚子很大，现在当然是大吃一惊了。

秀树缓缓地点了点头，东子抬眼望着天，像是事不关己地说道：“我想说孩子掉了……”

“真的吗？”

“流产了呀。”

天底下怎么会有那样荒唐的事情！要是真的流产了，昨天打电话的时候为什么不说？

“不对……”

“是的，就像你说的，不对。”东子坦率地承认：“那是在撒谎。”

“撒谎？”

“我根本就没有怀孕。”

那秀树之前看到的又是怎么回事呢？

“上次见面的时候，你的肚子还很大。”

“真觉得我肚子很大吗？”

东子像是自我曝光似地把手放在肚子上：“你上当啦！”

秀树缄口不语，东子接着说：“虽然这么做不好，可是你完完全全上当了。”

渐渐地，秀树感到心头怒火中烧。

就凭眼前东子的模样，自己的确是受骗了。口口声声无论如何要把孩子生下来，假装肚子大起来，这些都是骗人的。

东子为什么要那样做？大肚子又是怎么装出来的呢？事情的来龙去脉尚不清楚，可自己上了东子的当却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如果是那样的话，自己为什么没有识破？为什么听信她如此的谎言？想到自己愚蠢到这种地步，心里就感到悔恨，更可气的是东子的态度，她竟然落落大方地全部招认，还嘲笑自己完完全全上了她的当。

夜潜者 第二部分 第六章 电闪（6）

男女之间，究竟能不能容忍如此的背叛？在很大程度上，两人如果相互怨恨、仇视倒也罢了。可将心中爱着的对象诱入这样的圈套，还要加以嘲笑，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就这样两人的关系一刀两断，她还算是个正正经经的人吗？

秀树不由得将右手挥向了空中。

他非不是一定想要动手打她，准确地说是这只手由着性子自个儿挥动起来。

由于东子迅速将脸扭向一边，任凭怒气猛烈挥动的手一度抡空，

但接下来的第二次出手却不偏不倚落在了她的脸蛋上，楼梯平台上响起击中皮肤的沉闷的声音。

“好痛……”

东子瞬间发出了一声惨叫，她捂着两颊正要蹲下去，耳边又挨了秀树一巴掌。

东子左右两边都吃到了耳光，踉踉跄跄地摔倒在地，双手遮着脸一动不动。

刚才还响声大作的楼梯一下子安静下来，过不多久，像是从底下钻出了东子轻声的呜咽。

听到哭声，秀树这才像清醒了过来。

竟然动手打人了。一个大男人殴打弱女子，秀树感到追悔莫及，可如果不这么做，心中的怨恨实在无处发泄。

看着蹲在地上哭个不停的东子，秀树激动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

姑且不论事情的对错，总不能就这么扔下她不管。还好楼梯平台

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在被人发现之前，最后先离开这个地方。

“不要紧吧？”

打了人还这么问，秀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他将手搭在东子的肩上：

“是我不好……”

在这件事情上谁善谁恶暂且不说，对她施加了暴力就必须道歉。

“来吧……”

秀树催她站起来，而东子仍在抽泣。不一会儿，她慢吞吞地站起身，用手帕擦着眼睛。尽管秀树觉得自己只是不由自主地动了手，可东子从耳朵到脸颊那块地方还是留下了红红的印痕。

“疼吗？”

东子没有回答，秀树辩解说：“因为你说骗了我，我完完全全上了你的当什么的……”

“别说了。”

东子用手帕捂住眼角，喃喃自语：“打吧，打吧，再打我也没关系。”

“为什么……”

“我当然应该被你打。”

秀树想再听东子说说心里话，可在这种地方谁都冷静不下来，实在太煞风景。

“走吧……”

“去哪儿？”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就两个人说说话。”

东子仍低着头，过了一会儿，她偷偷朝楼梯上方望了一眼。

从五楼冲下四楼，半道上购物袋就被扔在那里。

“去拿回来吗？”秀树问道。

东子理了理凌乱的头发：“我要回趟房间。”

“为什么？”

“这种样子，没法出去。”

东子像是想一个人回去把脸和衣服弄弄干净。

“我等你，快点回来吧。”

东子点了点头，秀树又叮嘱了一句：“我在大厅等你，一定要来啊！”

两人默默地来到一楼的电梯厅，东子上五楼，秀树目送她进了电梯，随后坐在大厅里专为来客准备的椅子上。

刚才经过这里时，他觉得自己像个悄悄潜入陌生公寓的侦探，心里有点紧张，现在事态的发展出人意料，他只感到极度的困惑。

“真搞不懂……”

说实话，这倒是秀树现在毫不掺假的心情。

东子为什么要做出那种事情呢？理由当然无从知晓。而把这样的女人痛打一顿之后，现在又要跟她一起出去，自己的心情也让人搞不懂。这只是为了想要探明东子的真心，还是自己依然对东子恋恋不舍？

脑筋追不上事态的急剧变化，秀树呆呆地坐在那里。只见两位拿着购物袋的家庭主妇推开大门走了出去，也许开始准备晚饭的时间快到了。

秀树想起了公司的事情，用入口右手边的公用电话打到公司，秘书立刻接了起来。秀树问自己不在公司的时候有什么情况，秘书说没有要紧的事情，不过家里来过电话。

妻子一般不往公司打电话，秀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便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保姆接起来，说妻子外出了。

出去有什么事情？又去了哪里？可就算问了，保姆也不知道。秀树料想没什么要紧的事情，又一次接通了公司的电话，告诉秘书今天可能不回公司了。

“您去什么地方？”

听秘书询问，秀树想了想说，接下来去跟大学时代的朋友会面，具体地点还没定，说完把电话挂了。

女人的第六感觉向来灵敏，或许今天离开公司的时候神情诡秘，让人觉得怪怪的。妻子打电话到公司、秘书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这些都令秀树有点不安，不过事已至此，再担心也没用。

夜潜者 第二部分 第六章 电闪（7）

秀树改换心情，重又坐到椅子上，朝电梯方向望去。

东子果真会回来吗？发生了刚才那种事情，她大概不会再回来了吧？想着想着，秀树心中渐渐慌乱起来。可到了这种地步，谁都无法逃避。纵然她不下来，自己上她家照样也能见到她。

秀树点了支烟，心神不定地看了看手表，差十分钟就到五点了。此时，靠大厅那辆电梯的门开了，东子出现在一个中年男子的身后。

刹那之间，秀树以为那个男人就是东子的丈夫，但他很快朝出口

方向走去，只有东子向他这边走来。就在刚才，东子还是一身高领毛衣加紧身裤的打扮，现在却换上了清爽的灰色套装，再配上一条淡蓝色的大大的披肩，手提黑色的小包。

脸上的泪痕已经消失，一头秀发齐整地梳于脑后。

秀树像邂逅久别重逢的恋人般站起身来。

“车在外面等着……”

东子无言地点了点头，两人并肩走向出口。

推门的时候正好跟管理员的视线碰在一起，东子只是朝他微微颔首便走出大门。

就这么出了公寓，来到绿化带前的车行道上，在此等候的司机下车来打开车门。

大白天来到公寓，带着个女人一起出来，两人还同乘一辆车，秀树心中不免有些忐忑，可他还是不假思索地说出了目的地：“去新宿……”

秀树想连酒店的名字都一起说出来，但想想还是住了口，把背舒服地靠在了座椅上。

车立即启动，在洒满夕阳的大街上一路朝市中心驰去。

尽管两个人坐在了一起，可什么话都不说总觉得有点别扭，一时又找不到开口的机会，等到过了两个十字路口，秀树终于开腔了：

“你家的公寓还真不错。”

“……”

“特别安静，很适合居住。”

东子也不回答，表情冷漠地注视着前方。

车子由青梅大街向东行驶，很快上了山手环线。再过十几分钟，应该就能到新宿的摩天大楼街①。

（注①摩天大楼街：位于西新宿，因四周均为超高层建筑而得名，东京都政府大楼也在这里。——译者注）

刚才秀树已经想过要去的地方，觉得还是选整洁雅致的城市酒店比较好。跟一个女人结伴去那里不会引起怀疑，东子大概也会应允。

看到东京都政府的大楼就在眼前，秀树对司机说："能不能在前面的酒店门口停下来？"

一瞬间，东子一副像是受到了惊吓的表情。秀树并不理会，接着说："我们在那里下车，你可以回去了。"

"明白了。"

司机说完，将车驶入摩天大楼街。

周围的车辆突然多了起来，拥堵之中越过两个红绿灯，终于到了酒店门前。

秀树先行下车，当东子也跟着下车时，酒店的服务生迎了上来，见两人手中都没有行李，他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您二位住店吗？"

秀树点了点头，让东子在前台边上等一会儿，自己站在了接待处

跟前。

如此匆忙，事先也没预定就来开房间，这对秀树来说还是第一次，不过前台的服务员倒是心领神会，马上就把钥匙递给了他。

秀树刹那间有一种东子会不会突然消失的念头，急忙回头，只见东子依然站在大堂里的大理石柱子旁。

“走吧。”

秀树请东子到电梯那边去，她温顺地跟了过来。

东子无言的顺从仿佛是在说：事到如今，我不会逃避，也不用躲藏。

房间是二十一楼的双人客房，从窗户向外眺望，视线越过东京西部纵横交错的街区，远方的丹泽山脉延绵起伏。在它的前方，富士山隐隐约约浮现在空中，正值黄昏时分，半山腰以下为雾霭所笼罩，只有被夕阳染红的山顶在暮色之中依稀可见。

“过来看看吧。”

秀树唤东子到窗户边来，松开了领带。

“天空多么晴朗。”

两人并肩站在窗户边，眺望着远方暮色之中的富士山。看到此情此景，绝对可以说是两个深深相爱的人在共度浪漫一刻。

不过，秀树的心境还没变得如此优雅。尽管情感中一时的狂澜已经平息，但他内心深处并没有原谅东子。

然而美景当前，秀树只想尽量不让事态立即恶化。为什么要欺骗自己？虽说早晚要将她的理由追问清楚，可眼下秀树想要的是片刻的宁静。

说白了，东子如今已是笼中的老鼠，即便反抗，两人独处密室，谅她也无处可逃。

想到这里，秀树气定神闲，眺望着天边的落日。

夜潜者 第三部分 第七章 流星（1）

“你不把我都脱光吗？”

突然传来这么一句冰冷的话语，秀树转过头去，见东子正眼望着窗户，略显宽大的额头和挺直的鼻梁在夕阳余晖中闪着光亮。

“如果想查验一下也可以。”

尽管是身旁的东子在说话，可语调极为冷淡，仿佛是从天花板上渗出来的别人的声音。

秀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回答，只得默不作声。东子快步离开窗户，向床边走去。

她想干什么？秀树慌忙用视线追着东子，见她将披肩扔在床上，自己脱起了套装。秀树摆出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注视着东子。紧接着，东子开始解衬衣的钮扣，从上往下解了两粒，胸部已经露了出来，可以看到胸罩的蕾丝花边。此时，秀树叫道：

“停下！”

刹那间，东子的手停了下来，摆出了双手捂胸的姿势：“看吧，没关系呀。”

“别开玩笑！”

知道她并没有怀孕，再看到眼前苗条的腰部、修长的腿，秀树反而气不打一处来。

“那种东西，我不想看！”

秀树说完，将目光投向了放在椅子边上的包：“要看，我这里也有让你看的东西！”

秀树拿起包，把它放到桌上，打开了拉链：“这个……”

东子脸上现出惊讶的神情，随即抻着上身朝包里窥视。

包里的东西已一览无余，秀树使劲将包往东子面前一推：“就是为了给你，才拿来的。”

“给我？”

“要生孩子了，我想大概需要……”

困惑的神情慢慢地在东子的脸上弥漫开来：

“我，什么也……”

“你是说过什么也不要。可是，我能因为这样就什么都不管吗？如果我不闻不问，天知道别人又会说什么！”

“哪有这种事情……”

“你当然不会说什么了。因为本来就没有怀孕，还有什么可说的！不是撒谎骗人，就能把钱搞到的。但我却信以为真，才准备了这笔钱。”

秀树再一次怒火中烧油然而升。她撒下弥天大谎，玩弄男人的感情，最后无法收场，就脱光衣服以色诱人。这套把戏骗不了我，我才不是一脱光衣服就什么都能原谅的好好先生！

“这里有一千万，”秀树用下巴示意指着包里的东西：“这些钱差点被人骗走！”

“……”

“如果今天没见到你，我还什么都不知道，一本正经为你担心呢……”

说着说着，秀树一下子又想起堂兄立野也为此事百般操心，还有以往那些郁闷的日日夜夜，忍不住说道：

“根本就没有怀孕，却谎称自己怀了孩子，这是欺诈吧？是高明的怀孕欺诈！”

秀树控制住将钱一捆捆狠狠地朝她砸过去的冲动，叫道：“为什么要干那种事情？为什么那种事情一定要落到我的头上？”

“等等……”

东子仿佛再也不想听下去，用双手捂着耳朵说：

“不对！”

“什么不对？”

“我没有骗你。”

“你说谎，根本不能生孩子却谎称自己要生，难道这不是欺骗吗？”

“不是欺骗……”

东子稍稍停顿了一下，像是在调整呼吸：“你也许不会相信，我只是想撒娇。”

“想撒娇？”

东子将一头秀发梳在脑后，整个头廓看上去很美。此刻，她点着头说道：

“我想让你为我担心。”

这是什么意思？秀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东子继续说道：“说自己怀孕然后能向他撒娇的人，只有你一个……”

东子的话语渐渐变成了呜咽声。

秀树的头脑越发混乱起来。东子在骗人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可他偏偏说自己没有欺骗。非但如此，还说这只是在撒娇。她诉说的理

由是：可以撒娇的人只有你一个，所以才欺骗了你。

这样的事情是喜是悲，谁能说得清楚？不，关键在于，这样的道理能说得通吗？

“你这是在搪塞！”

“我为什么要搪塞你呢？”

“别再撒谎了。”

秀树背靠着被暮色笼罩的窗户，斩钉截铁地说：

“你别以为我好说话。你可以把我当成轻而易举就会上当受骗的好好先生。你居然做出那种事情，我们不用再来往了。”

“你也听听我说，我来解释为什么要那么做。”

东子顾不上衬衣的钮扣依然解开着：“你肯听我解释吗？”

“随你的便，说什么都可以……”秀树冷冷地说道。

东子回过头，朝房间的入口看了一眼："请稍微等一下。"

说着，拿起桌上的手提包，闪身进了浴室。

秀树目送着她的背影，垂下腰坐到椅子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东子究竟想说什么呢？在此之前厚颜无耻地骗人，肆意践踏别人的感情，现在她又想做何解释呢？

事已至此，就算有千万条理由，也难压秀树心头的怒火。

为了让自己镇定下来，秀树点了支烟，眺望着夜色之中尚存一丝红霞的天空。

夜潜者 第三部分 第七章 流星（2）

一眨眼工夫，窗户犹如暗自变幻的舞台，刚才还被晚霞掩映得微微泛红的街道，已陷入沉沉的夜色之中，路灯则有如历经打磨的宝石般交相辉映。从黄昏时分到黑夜降临，东子与秀树的关系也像突然变色的街道和天空一样，一种不信任感在加速蔓延。

当初，秀树只是一味地相信东子怀孕的事，为她肚子里的孩子处

心积虑，可眼下的东子身材苗条，连一丝怀孕的影子都没有，还口口声声要坦白自己为何演出这场骗局。

她到底会说出什么样的内容呢？

秀树坐在与窗边的桌子相隔的一张椅子上，抽完了两支烟，东子仍未出现。

她正在隐秘的浴室里，专心致志地做着登上舞台前的准备呢，还是突然害怕出场了？不过，刚才是她自己说要把一切都坦白清楚，事到如今，想必她也不会变卦。

秀树又抽完一支烟，把装钱的包放在椅子边上，当他正俯瞰窗外夜色中的街景时，背后传来浴室开门的声音。

一出“坦白剧”的女主角终于登场了。

此前自不待言，眼下事情急转直下，可主角依然是东子，对于这一点，秀树感到既惊讶又佩服。当他回过头来，东子已在白色衬衣外披上灰色套装，右手拿着包，微微颔首落座在秀树对面的椅子上。

她好像在浴室里重新化了妆，刚才脸上的泪痕不见了。她的妆化

得稍稍浓了点，眉毛画得又尖又细，往上挑着，看上去十分显眼。东子就这么保持了片刻沉默，像是要将情绪稳定下来，不一会儿，她似乎决意已定，抬起头说：

“请你相信接下来我说的话。”

秀树茫茫然无以回应，东子又叮嘱了一句：“以前我没对任何人说过，可这都是真的。”

说到这里，东子的视线轻轻掠过夜色中的窗户，喃喃自语道：

“我，得了不妊症①。”

（注①不妊：日语中“不妊”与“赴任”同音，咋一听不易理解。——译者注）

“不妊？”

秀树禁不住重复了一遍，随后悟出这是“不孕”的意思。

“不能生孩子？”

“以前做过各种努力，可还是不行。”

因为话题突然变得沉重起来，秀树站起身，打开收纳在墙边桌子下的冰箱：“喝点儿啤酒好吗？”

东子没有回答，秀树自顾自地拿起啤酒罐头和杯子回到座位上，问道：

“那，不是你丈夫的问题……”

秀树坐下后，往东子和自己的杯子里倒上了啤酒：“你丈夫知道这件事情吗？”

“嗯，因为他跟我一起去过好几次医院。”

秀树想起了上个月到四谷那家井崎诊所去的事。那儿的医生说，东子已有半年多没去过医院了。

“先前，你提到过四谷那家医院的事……”

“确实去过那家医院。”

“那，是去看不孕症的事吗？”

“我在那里看了一年多，可还是不行……”

井崎诊所的医生听说东子怀孕时，脸上露出非常意外的神情，看来医生的话是对的。

“那后来呢？”

“没去过任何医院。”

“那么，治疗的情况呢？”

“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为什么？”

“怎么说呢？太累了！”

东子的说法听上去有点草率。

“再仔细检查检查不是很好吗？就算不能生孩子，最近好像也有

各种各样的种治疗方法。”

秀树记起好像在什么地方读过一篇报道，说有个不会生育女人经过治疗，竟然一胎生下五个孩子。

“坚持去医院的话，不就能治好了吗？”

“去过了。在去那家医院之前，已经在别的医院看了两年多，再也不想去了！”

听东子说得如此干脆，秀树无言以对。

“男人也许理解不了，这有多痛苦，需要多大的耐性。一旦接受那种治疗，根本就没法继续工作。每天都要测基础体温，填在表格里，熟睡的时候、失眠的时候、加班到很晚的时候，还有出去旅行的时候，走到哪里总要带着体温计，每天早上量体温，一天也不能落下。不过，这还算好的呢。”

说这番话时，东子似乎百感交集，为了调整一下情绪，她停顿片刻，接着说：“要进行多次检查，一检查就要去医院。检查之后，又是注射荷尔蒙针剂又是抓药，过一段时间再去检查，已经去了几百次了！”

“后来，还不行吗？”

“这种治疗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你什么也没跟我说过。”

“就算说了也不会有办法，况且和你认识的时候，我已经放弃治疗了……”

夜潜者 第三部分 第七章 流星（3）

“那么，你去过的医院不止四谷那一家了？”

“那里有到晚上八点的夜间门诊，所以我去看过，可还是很难治好。”

把她折磨得如此痛苦的不孕症治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秀树注视着孕妇迹象已荡然无存的东子，又产生了新的好奇心：

“那种检查，都查些什么呢……”

“我全部都告诉你。”东子像是豁出去似地点了点头。

“开始是全身检查，血液和小便要化验好多次，还要拍胸部X光片，进行甲状腺的检查，然后做妇科检查，检查子宫的情况……”

对于秀树这么个男人来说，许多话听上去很刺激，但对长期接受治疗的东子而言，这些事情或许早已耳熟能详。

“为了检查输卵管是否畅通，要把造影剂和空气注入进去，然后检查子宫内膜和宫颈管的黏液。来例假的时候，还要做细菌培养检查，看有没有结核菌……”

“那要住院检查吗？”

“像输卵管检查要花两天时间，我就住在医院里。不过，就算再简单的检查，做的时候也会头痛、肚子疼，而且吐得厉害……”

光听东子说这些检查的内容，一向讨厌去医院的秀树就已经想逃走了。

“那样的话，还去上班吗？”

“不能每次检查都不去上班。我没把去医院的事告诉别人，不想因为那种事情让人同情。”

说到这里，东子又显露出要强的性格：“得了不孕症去医院，这种事情我可说不出口哇。”

“不过，那只是一种病……”

“尽管只是一种病，可一旦说出去，等于在说自己是个不合格的女人。”

有着强烈自尊心的东子的想法确有道理。

“但就算不能生孩子，也不能说不是女人吧？”

“我也这么觉得。不过，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不仅仅是你一个人？”

“首先，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丈夫也得跟我一起去。用医生的话来说，不孕症的原因有三分之一在男方身上，所以先要从丈夫的精液开始检查。”

又说到了新鲜的话题，秀树喝了几口啤酒。说实话，男人对那方面的事情也颇感兴趣。

“那，你和丈夫一起去医院……”

“第一次检查的时候，他的精子好像少了些，不过再查一次就没什么问题了。”

秀树脑子里想像着素未谋面的、四十岁上下、在贸易公司上班的东子丈夫的模样。

“结果，查明原因在我身上，从此地狱般的生活就开始了。”

“地狱般的生活？”

“是啊，因为只要我能治好，就可以生孩子了。”

“为什么治不好呢？”

“好像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大致上说，有种情况是因为卵巢有问题而不排卵，有时候是输卵管不行，有时候子宫本身有问题，还有可

能是因为心身疾病①、精神紧张或情绪焦虑等原因，导致无法怀孕。”

（注①心身疾病：指那些心理、社会因素和情绪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和演变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并呈现躯体症状的心因性疾病。——译者注）

“因为精神紧张或者情绪焦虑，也不能生孩子吗？”

“女人的身体是很复杂的，所以工作上的压力积蓄起来、家里有令人担心的事情，或者不满和紧张情绪加重，好像都无法怀孕。”

“看样子，女人出来工作并不是件太好的事情。”

“如果光从怀孕这点来说，是不太好。不过，要是由于这种原因生不出孩子，那把工作辞掉就行了，这倒还问题不大。”

“你的情况呢？”

“我的情况是只有卵巢正常，好像得的是子宫内膜症，从子宫到输卵管那个地方似乎有问题。详细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原本内膜只是在子宫的内侧，后来发现子宫的其他部位和卵巢里也有，有时还混入腹膜，受荷尔蒙的影响内膜会变大或者出血，严重的时候子宫、卵

巢和输卵管等会发生黏连，就会导致不孕症。”

以前在意大利餐馆见面的时候，东子曾活灵活现地说起过很多秀树无法理解的身体的异常状况，说不定也跟与这种病的征兆有关。

秀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喝了口啤酒，随后问道：“这种内膜症是怎么引起的？”

“确切原因好像连医生也不清楚。据说得这种病的人大多从年轻时开始例假就不正常，或者体重过重，好像还是因为体质有问题。”

“治疗起来就那么难吗？”

“这种病原本多数发生在欧洲和美国，在日本几乎没有，不过最近像是也多起来了。”

夜潜者 第三部分 第七章 流星（4）

“这也是文明病吧？”

“不太清楚，好像跟饮食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有关。”

如果这是随着文明的进步而产生的疾病，那不得不说在出版第一线工作的东子是有可能染上这种病的。

“平时也有症状吗？”

“时常会有变化，多数情况还是来例假的时候出血过多，有时也会头痛或者想吐。”

秀树原先并不知道，东子一边受着那种病的困扰，一边还在工作。

“不过，这种病也不是说绝对治不好吧？”

“根据情况，可以使用各种荷尔蒙，也有进行手术的方法，可轮到我头上好像还是不行。”

“试着去过其他医院试吗？”

“光医院就换了三家，不管去哪家都一样。”

东子略带凄楚地笑了笑，轻轻抿了口啤酒。

“你也知道我想要孩子。”

尽管秀树知道东子被不孕症所困，去好几家医院看过病，可她为什么要假装怀孕，而且偏偏把自己作为欺骗的对象，用如此高明的演技来行骗呢？

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件事问个水落石出。

“明明没有怀孕，却装出怀孕的样子，这也是没有办法吧？”

秀树不想过于伤害东子，小心翼翼地问道：

“今天偶然知道了这件事还算不错，如果我一直蒙在鼓里，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反正我想过早晚是要告诉你的。”

“怎么样说呢？”

“可以说流产了……”

“怀孕都超过五个月了，这可能吗？”

“也不能说完全没可能吧？”

东子说到这里，又瞅了一眼已被夜色完全笼罩的窗户：“我，原本打算从下周起休息一个星期。”

“是为了假装流产？”

“嗯……”

她究竟有什么企图？如果照她的计划一步步下去，秀树对东子来说，就是先让她怀孕而后又让她流产的男人，一辈子都会感觉愧疚。

“我差点被你骗了。”

“对不起……”

听东子老老实实地向自己道歉，秀树的内心再度怒火中烧：“为什么受骗的单单是我？为什么一定要让我那么倒霉？”

“请等一下！”

东子那只隐约看得见皱纹的手捂住了右侧的太阳穴：“我能亲近

的人只有你了。”

“所以说，你不能做出那种事情来骗我吧？”

如果还是那么一无所知，东子就可以去请带薪休假，若无其事地谎称在那段时间流产了，最后骗取别人的同情。一想到差点落入如此卑劣的圈套，秀树就觉得自己蠢到了极点，也越发不能饶恕心地如此恶毒的东子。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像你这样的女人。为什么要做出那样的事情？你给我说清楚！”

秀树两手交叉放在胸前，抬头仰望着天空。东子垂下头，不多久眼泪一滴滴地掉了下来：“我也真是可笑。”

“可笑？”

“反正已经这么做了，我想，就说一次自己怀孕了。”

“开什么玩笑！”

秀树松开胳膊，禁不住敲着桌子道：

“我受不了你这样胡闹地跟我交往。你也体谅一下我受骗上当的心情!”

“我没有胡闹。我是拼命……想要认真的。”

“什么地方认真了？因为自己的身体没法生孩子，就装出成怀孕的样子来骗我，从中取乐，仅此而已吧？”

“请不要光说那些表面的事情……”

“那么，还有什么内幕吗？”

“别说了……”

东子双手捂住脸，剧烈地摇晃着脑袋：

“我真的恨那些有孩子的人。你作为男人可能不会理解，这世上有种种的歧视……”

“歧视？”

“是的，男人和女人，大学毕业和高中毕业，还有结过婚的女人和未婚的女人，有孩子的女人和没孩子的女人……”

东子说到这里，像是要理一理头绪，稍稍停了一下，继续说道：“不能生孩子的女人很久很久以前就受到歧视。没有孩子的女人在这个国家根本就不算是女人。”

“不过，没有孩子的女性也很多吧？”

“确实很多。但我的情况是已经结了婚，如果单身就暂且不论，为什么结了婚却没有孩子？大家都觉得奇怪。”

“也有人不要孩子。”

“我刚开始也不想要孩子。我想三十岁之前就一直工作，到时候再想生也可以。丈夫倒也不反对，双方都不怎么想要孩子。因为借了住房贷款，想等手头上稍微宽裕一点再生。”

“那，不孕症的事情……”

“根本就不知道哇。当时只是简单地认为，一直小心不要孩子，所以才不能怀孕。因为月经不正常觉得有点奇怪，可没想到真的不能

生了。”

夜潜者 第三部分 第七章 流星（5）

说到这里，东子叹了口气：

“不是亲身体验过这种事情的人不会理解的。”

“你是指医院的检查？”

“不是那个。当明确地知道不能生孩子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不是女人了。”

“这也太……”

“我知道你想说这也太荒唐了。不过，大家都认定结了婚就要生孩子。只要是夫妻，就理所当然要有孩子，否则就太奇怪了。”

“你可以无视那些东西。”

“我是没当它回事，可再怎么无视，还是会有人来问你。还没有孩子吗？最好是趁年轻的时候生一个，父母亲都想抱外孙了吧？最后

来一句，想必您家先生会感到寂寞吧？为什么那种事情也要别人来操心呢？”

东子说着说着情绪激动起来，从眉眼到脸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

“我们又不是为了别人生孩子。自己想要孩子的时候就生，根本用不着别人来指手画脚。尽管如此，大伙儿一见面，还是会多嘴多舌地说：‘还没有孩子吗？最好早点生一个。’”

秀树确实也能想像得到东子的处境。秀树新婚之初也受到过同样的询问，别人倒并非故意多嘴多舌，可他当时也觉得非常反感。

“最气人的是‘您家先生会感到寂寞吧’这句话。也没当面证实，怎么会知道我丈夫的想法？怎么还满不在乎地就把这话说出口？”

“但他们说这话也没带什么恶意吧？”

“所以听了更加难受呀！因为确信对方没有恶意，语气又十分亲切，这就更难应付了。每次听到这种话，我们心里不知道有多受伤、有多痛苦……”

东子说到这里，脖子一仰，将杯中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

“装作很亲切的样子，说什么‘让父母亲早点抱外孙吧’，这完全是瞎操心。我如果能行，也想让他们早点抱呀！可是，明明不可能的事情，还一个劲地说什么早点早点……”

“说这话的，大概是些乡下人吧？”

“当然是乡下人居多，但城里人也说得够多的，而且还摆出一副非常理所当然的样子。”

“那些话还是别去理它。”

“我是没去理它。不过，一而再、再而三听到这话，就觉得很不正常。总之，日本人深信对别人的事情说三道四就是亲切的表现。但是，不过问别人的事情才恰恰让人觉得亲切。想不想结婚，愿不愿意生孩子，这些都是个人的自由，用不着旁人来多嘴多舌。你不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体贴吗？”

见东子征求自己的意见，秀树禁不住点了点头。

“你父母亲知道你身体的情况吗？”

“我跟母亲说过，我想父亲应该也知道。”

“那么，你母亲说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真搞不懂，你妹妹什么事也没有，可为什么就你不能生孩子呢？”

“你妹妹有孩子吗？”

“她比我小三岁，有两个孩子……”

“所以说，只有你……”

“以前，她还说姐姐为什么不生孩子，最近什么都不说了。”

“是从你母亲那里听说了吧？”

“不过，母亲大概觉得是自己的孩子，多少也有点责任。她还老是问我贵司怎么说……贵司是我丈夫，母亲特别在意他的反应。”

“可能想法比较过时……”

“我自己的母亲倒还好说，可婆婆刚知道我不能生孩子，就干脆当着我的面说：‘真是丧气！’”

东子也许想起了当时那一瞬间的情形，两条细细的眉毛微微抽搐了几下：

“女人对女人居然说出这种话……”

“你丈夫是长子吗？”

“是啊，就因为是长子，所以吉原家的香火也许就这么断了，婆婆整天小题大做地哀声叹气。打那以后，像是存心要惹我生气，她一天到晚嘴里念叨着哪家生了个男孩啦，哪家的媳妇又怀了第二胎啦……”

“也不能说她有多大的恶意吧？”

“不对，婆婆本来就反对我出去工作。她早就想说，看上去像是在做什么了不起的工作，实际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连做女人最起码的条件也不具备，还算什么呀？”

东子似乎对婆婆怀恨在心。

“婆婆一直在嘲笑我。不，是看不起我!”

“这也太……”

“对像她那样的人来说，我工作干得再好，当上主任、副总编，都没什么意思。相比之下，只要我说一句‘怀上孩子了’，她也就心满意足了。她觉得媳妇就是生孩子的机器。”

“你婆家在哪儿？”

“在长野，不过已经有三年没去了。”

“那，他呢？”

夜潜者 第三部分 第七章 流星（6）

“他跟我说，不去也没什么。”

“他倒够体贴的。”

“与其去了闹不愉快，还不如不去。反正就算去了，也不过是一

大家子亲戚拖儿带女地聚在一起。”

秀树脑海中浮现出乡下老房子里祖孙三代济济一堂的情景。在那种地方，像东子这样连个孩子都没有的女人，又该如何是好呢？

“我一看到跟孩子在一起的女人就觉得讨厌。”

“为什么？”

“看上去总有点迟钝，还脏兮兮的。就连妹妹我都觉得她讨厌。就说生老大的时候吧，她当着大家的面便若无其事地解开胸襟给孩子喂奶，要换尿布了，就把有大便的脏东西往旁边一搁……真是一点都没规矩，所以我就责备过她，要她别一天到晚邋邋遢遢的。可她还是不当回事儿，总伸着胳膊陪孩子睡，弄得孩子左下半边的头扁扁的。那样的事情还没一件一件全都让我看见呢。”

听东子这么一说，秀树回想起她以前曾坚决反对在自己主编的《美特蕾丝》杂志上刊登 FamilyBox 的家庭服装广告。在那个广告中，年轻的母亲与年幼的孩子穿着相同面料、相同款式的衣服，尽管这种家庭套装很有人气，但东子还是以该广告给人过深的家庭印象为由，不予采用。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或许也是因为东子不能生孩子，心里有点嫉妒吧。

“你公司里也有结过婚有孩子的人吧？”

“当然有啦，不过，我尽可能不用这样的女人。”

“有孩子的女人不行吗？”

“也不是干活不行或者懒惰，是思路根本不对。她们把孩子摆在第一位，工作什么的一切都丢在后面。那样当然也可以，不过在眼皮底下看到这种态度，我就觉得讨厌。比方说，孩子得了感冒就要请假，也不打个招呼说声抱歉，好像孩子感冒了就理所当然似的，看到这种态度，我就觉得不能原谅。”

“不过，大家可不都那样吗？”

“是啊，她们提出要请假的时候态度都傲慢得很，差点儿没说你没有孩子，我可是生了孩子还有抚养他的。”

东子对身为人母的女性竟然如此反感，实在叫人意想不到。想到她过去居然以那样冷漠的态度对待有孩子的女人，秀树一时无话可说。东子满不在乎地继续说：

“她们尽管表面上尊重我，但说到底还是把我当傻瓜。”

“怎么会……”

“就说以前，我还在现在这个部门打下手的时候，其他杂志有位女总编，工作很能干。可就因为她单身，当然也没孩子，手下的人表面上全都尊重她，背地里却风言风语地说，她连婚都没结过，又没孩子，所以根本不懂女人的真情实感。”

对秀树来说，女人的世界真是难以想像。

“总之，与工作相比，女人结婚生孩子是第一位的，工作什么的只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所以光工作上能干的女人比一事无成、只会生孩子的女人还低一档。”

“不过，有些做母亲的生了孩子就满脑子只有家庭，顾不上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也无心紧张地工作。我觉得与其如此，倒不如没有孩子，还是出去工作的女人更美、更有魅力。”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可是女人也讲论资排辈的呀。”

“论资排辈？”

“是的。这种看法根深蒂固，你公司里大概也有正为此犯愁的女人。”

确实，听说总务部和健美事业部有两位科长级的女职员，一位单身，另一位结过婚没孩子。说不定她们也正抱有跟东子同样的烦恼。

“我还没听说过有那样的问题……”

“那种事情即便对男上司说，大概也无济于事。”

“那，这是女人之间的问题？”

“当然是啦，不过造成这种问题，责任还是在男人身上。”

“是男人不好？”

“男人们总是教育女人说，来日方长，工作什么的都无关紧要，结婚生子才是第一位的。”

说实话，秀树也始终毫不怀疑地持相同的看法。不，不单单是秀树，如今几乎所有的男人都认为女人最好还是待在家里生儿育女。

在这一点上，确实不能说男人没有责任，不过要扭转这股风潮，还是必须得靠女性之间彻底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选择家庭还是事业，是女人眼下最举棋不定的事吧？”

“不过我现在才发觉，女人们一直哭着说这是男人造成的，可归根到底这是女人自身必须思考的问题。”

“正所谓女人是女人的天敌。”

夜潜者 第三部分 第八章 长夜（1）

“并不单纯是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女人对女人毫不留情跟男人之间毫不留情是一样的。只不过女人生儿育女包含更多复杂的因素，每件事都是艰巨的工作，不可能用业余时间去完成……”

“如果埋头于这些事情，大概也就没有办法顾及其他了吧？”

“所以不光在公司里，就是去参加同学聚会，也是结了婚的一拨，有孩子的人一拨，跟单身的或是没孩子的根本凑不到一块儿。并不是说特别喜欢或者讨厌，只是话不投机而已。”

东子说的这种氛围，秀树在参加同学会的时候多多少少也感受到过。

“男人之间，大概不会因为结婚后有没有孩子来加以区别对待。即便有区别，恐怕也是同班同学中社会地位高的、经济实力强的看不起那些生活窘迫的人，不会因为结没结过婚或者有没有孩子，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吧？”

“其实，因为男人没把那种事情放在心上。”

“还是男人好啊！”

“可男人也有自己的苦衷。”

“不过，男人之间的差距是由能力来决定的。女人之间的差别就跟头脑和能力无关了……”

“这种荒唐的想法，最好别去理它。”

“我也是这么想的，以前也总对自己说别去理它。可一看到抱着孩子的女人就忍不住要去想。我不能像那个女人一样，完成生儿育女

的重任，没有对社会做出贡献，所以至少要在工作上拼命努力才是……”

“请等一下！”

秀树连忙打断东子的话：

“如果把生儿育女和你的工作相提并论，那就大错特错了。生孩子这种事情跟才智和修养几乎不搭界，如果说得极端一些，跟人的头脑根本就没关系，只不过是种本能的东西。它和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完全不一样。你把这两件事情加以比较，就好比拿长度去跟重量比，完全不是一码事。说什么因为没有孩子，就没有对社会做出贡献，这好像偷换了命题，有点莫名其妙。没有必要因为生不了孩子就那么自卑。”

“你这么说我太高兴了。不过，突然发觉自己似乎对这个社会没做什么贡献。再三提醒自己事实并非如此，也无济于事。我已经认定，对一个女人来说，当上母亲，或者现在工作将来早晚成为母亲，只允许在这两者之间选择一项。”

“别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嘛。就是终生不嫁或者一辈子不生孩子的女人也多得是。”

“终生不嫁或者一辈子不想要孩子的女人确实也没什么不好，因为路是她自己选择的。可我的情况是，结婚之后想要孩子，却没办法怀上。更何况大家都一致认为，只要结了婚就能有孩子。”

“那倒也是啊……”

“以前我去参加过一个会，邻桌的人问我：‘您的孩子怎么样？’我一回答‘还没孩子’，那可就炸开锅了。‘为什么不生？’‘您做什么工作？’‘没孩子有点寂寞吧？’人家会刨根问底地问你。后来，我说自己是当编辑的，她们便又没完没了地开始说教起来，什么就算工作一辈子，不生个孩子也毫无意义，以后一定会后悔的。对她们来说，没有孩子的女人就像是拿在手里的最好不过的玩具，可以把自己身上的优越感统统激发出来。”

“没有比这说话更不知轻重的女人了。”

“知道我没有孩子后，对我多加体贴的女人有还是有的。不过，那种体贴的方式实在让人受不了。比方说，有个学生时代的好朋友，她有了孩子以后，觉得不能在我面前提到孩子，说话时就拼命避免出现孩子的话题。平时聚会或者一块儿出去旅行，大概怕我一看到孩子就高兴不起来，干脆就不来邀请我。所以每当有朋友要生孩子了，我也就失去了这个朋友。最后四下里一看，身边只剩下些单身或者没有

孩子的人。”

“就那样，不是也不错吗？”

“就眼前来看是还不错。不过，让人觉得窝心的是，相互告知有谁怀孕的时候，只要我表现得稍微激动一点，大家就会胡乱猜想。比如我妹妹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也不直接告诉我，而是先通知母亲，再由母亲来转告，简直是用一种诚惶诚恐的语调来告诉我的。”

“也许大家都体谅你的心情吧？”

“这一点我心里也很清楚，可越是清楚心情就越糟糕。我觉得那种事情没什么关系，就算听到了也不会在乎，但就是有人貌似体贴，实际是要把我逼进孤独的深渊。”

东子身边的人知道她的脾气急躁，但这种顾虑也未免有些多余。

“干脆明明白白告诉他们，孩子的事你并不介意，怎么样？”

“我跟妹妹说了，可总不能跟朋友也这么说吧？反正她们脑子里已经确信，什么事都别告诉我就对了。我不管说什么，都被当做不讲道理。最气人的是，我一提到有关孩子和家庭的事情，她们就会露出

莫名其妙的表情，觉得‘你又没孩子，怎么会知道那种事情’。有孩子也好，没孩子也罢，那种事情完成能想像得出来。尽管如此，她们却一口咬定，你没有孩子，所以有关孩子的事情就一窍不通，差一点就要跟你说，你对孩子的事情不许发表任何意见。”

东子诉说着往日里因为没有孩子而遭受的歧视，似乎悲从中来，用手帕轻轻地捂住了眼角。

秀树见此情形，忙喝了口啤酒，又抬腕看表。已经是傍晚七点，进房间也有一个多小时了。

“想稍微吃点什么吗？”

“……”

“地下层的酒吧怎么样？去那里随便吃点。”

要想一改眼前压抑的气氛，最好还是换个环境。

“走吧。”

在秀树的催促下，东子默默地点了点头。

夜潜者 第三部分 第八章 长夜（2）

地下层的酒吧有条长长的吧台，从入口处向里延伸，吧台后面排列着可以坐四五个人的餐座。秀树在吧台中部的空位上与东子紧挨着坐了下来。

东子说肚子不太饿，所以只点了卤汁牡蛎和清煸蘑菇两道菜。饮料秀树点的是马丁尼①，东子自己要了玛格丽特②。

（注①马丁尼：非常有名的鸡尾酒，用金酒和干苦艾酒调制而成，被称为“鸡尾酒之王”。②玛格丽特：一种女士饮用的鸡尾酒。——译者注）

吧台前面有一排洋酒架，摆满了五光十色的酒瓶，在灯光的照射下，有如宝石般熠熠生辉。与亮得刺眼的房间相比，还是这种地方更显静谧。

秀树喝了一口马丁尼，想起傍晚妻子曾打来过电话，便用入口处的公用电话打到家里。保姆接起电话后递给妻子，妻子告诉秀树有一对住在纽约的朋友夫妇来访，所以能不能早点回家。秀树略略考虑一番，说今晚要和大学时代的朋友会面走不开，请妻子代为向朋友夫妇

问好，随即挂断了电话。

回到座位，东子已将玛格丽特喝了将近一半。这种鸡尾酒以龙舌兰酒③为基酒，在女性饮品当中属于相当烈性的酒，东子或许是想喝到微醺。

（注③龙舌兰酒：一种墨西哥产的烈性蒸馏酒。——译者注）

秀树喝了口马丁尼，夹起一只牡蛎，像是想起什么似地问道："那后来呢，刚才说到哪儿了……"

尽管对东子来说不是件愉快的事情，可秀树还是免不了围绕着刚才的话题继续下去。

"你的心情我大致能够理解，但生孩子的事情真的没可能了吗？"

东子凝视了一会儿杯中乳白色的液体，不久，微微抬起头说："没可能了。三位医生都说太难了。"

"绝对不行吗？"

"虽然没那么跟我说，但让我别抱太大希望。"

“那，不就是说还有一丝可能性吗？”

“从医生的表情来看，我知道是不可能了，刚才也说了，我已经断了这个念头。”

“不过，只要有一线希望，不就该努力去尝试吗？”

东子顿了顿，说：

“谢谢你为我操心，可我再也不会寻死觅活地要孩子了，再说我也想让自己的身体舒服些。”

“舒服？”

“自从我跟自己说断了要孩子的念头，就觉得特别舒服。好不容易才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那，在这之前呢？”

“刚才已经说了，每天去医院检查，每次都痛得心情恶劣透顶，有时因贫血而晕倒，有时引起胃部痉挛，身子被折腾得散了架，哪儿

都觉得不舒服。我想再这样下去，我自己都快不行了。”

话题又变得沉重起来，秀树点了支烟。东子现出孤单的神情，继续说道：“而且，我觉得这样对那个人也不好……”

“那个人？”

“就是我丈夫，连他也不想和我一起被人当成实验动物了。”

“做过什么类似于实验的东西吗？”

“不知道是不是实验，但对我们来说，就跟被人在身上做实验一样。”

或许有过极不愉快的感觉，一提到医院，东子立刻声色俱厉。

“简直是荒唐透顶！”

“是那种治疗吗？”

“说起来真让人恶心，每天测量的体温突然下降，就知道可能要排卵，医生便命令‘今晚是个机会，请务必要做’。听他这么一说，

我便心神不定地确认丈夫回来的时间，把手上的工作停下来赶回家恭候丈夫，请他把我抱在怀里。我们的性生活只能全部配合着我的身体状况来过。”

“……”

“可我们毕竟不是机器，不是任何时候，只要别人说一声现在需要你们马上开始，就能得心应手，而且……”

东子将玛格丽特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

“那个人也够可怜的，知道排卵期快到了，就不能心不在焉地玩乐了。”

“玩乐？”

“说出来不怕害臊，因为事先一定要尽量提高精液的浓度。就算平时有所节制，医生一说‘今天夜里无论如何……’就立马开始，这总有点难办吧？男人有男人之间的交往，而且总会有今天怎么也提不起劲头的时候吧？可是医生一旦要求，就不能说不……”

正如东子所说，他们的性生活并非发自爱情，而是在尽义务。

“出于那种目的，不管是抱着他也好，被他搂在怀中也罢，相互之间都没有一点快感。只有总算尽到义务的疲惫感，躺在背朝我睡着了的丈夫身边，呆呆地望着，心想这样真的就能有孩子了？”

夜潜者 第三部分 第八章 长夜（3）

又谈起了颇为直露的话题，秀树扫视了一下四周，邻座的客人和站在吧台里的酒保好像没人在侧耳旁听。

“那是地狱呀，真的是实验动物的地狱!”

秀树请酒保再给东子和自己加一份酒。

“不过，他待我很好。我曾明确地跟他说，让他忍耐忍耐，和我一起努力三年。这种事情放弃算了，再这样反反复复按着他人的指示，像上班一样地做爱，我们自身也会变得越来越不正常。如果为了生孩子把自己弄得不正常，那就毫无意义了。”

“那么，他呢？”

“他当然能理解我。他对我说，没孩子也没什么大不了，刚开始

就没怎么想要孩子，如果勉勉强强有个孩子反倒够呛。要把他养大****别提有多辛苦，就是长大之后也得不断为他操心。想到这些，索性没有孩子说不定还快活些。”

“倒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不过，他越是通情达理，我就越难受。他说是这么跟我说，可真的就不想要孩子了？嘴上说不想要，心里就真的不觉得寂寞了？都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他这一辈子都跟自己的孩子无缘了。假如是和别的女人结婚，他就能抱上孩子，跟他一起玩投球游戏，偏偏和我结了婚，就得断了享受这种天伦之乐的念头。”

“你最好别那么想。”

“我当然也不愿那么去想。可一到休息天，看到他独自一人面露寂寞的表情，而隔壁一家带着孩子，坐上休闲旅行车出去兜风，我就觉得实在对不起自己的丈夫……”

酒保又送来一杯玛格丽特，东子迫不及待地猛喝了一口，接着说：

“不过，我决定不再去想那些事了。丈夫的事、亲戚的事、朋友的事，统统不再去想。不能生孩子也没关系。这种事情不应该对别人

去说，但也没必要隐瞒。如果有人问，就大大方方地说。‘我不能生孩子的’，就这么爽爽快快、明明白白地告诉别人。如果这就是我们的命，那就老老实实地认了。”

东子微微垂下双眼，继续说道：

“我绝对不会因为没法生孩子这点事就泄气，也不会看轻自己、委曲求全。可这世界上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人会说那去某某医院看看吧，也有人说吃些中药试试，结果，有人还会说什么‘你不会不知道生孩子的方法吧？’”

“这种话是当着你的面说的？”

“当然是了，大概是喝醉了想开个玩笑。我身为女人尚且如此，想必我丈夫在外面不知道怎么被人说三道四呢。有些话实在难听，也许还会说他‘没种’……”

“怎么会……”

“以前有一次，有人就一边笑着这么说来着。”

“不过，如果是个明智的人，不会说出那种话。”

“虽然不太明白，可因为坦率地表明自己不能生孩子，人家就说得很难听。”

“说什么？”

“说我是‘石女’。”

秀树禁不住在嘴里又念叨了一遍。将不能生育的女性称作“石女”，这听上去实在非常冷酷。

“那种事情，最好把它忘掉。”

“当然忘掉啦。可是，偶尔还是会想起……”

突然，东子掐断话头，目光像是在搜寻着什么：“男人，还是喜欢有孩子的女人吧？”

“为什么？”

“说起来不怕害臊，有人说，生过孩子的女人做爱的时候更容易兴奋，男人也更加欢喜。”

“那种事情……”

秀树刚想说绝对没有，东子又插言道：“还说女人浪一点好……”

“那又是另一码事……”

“不用回避，这我知道。”

东子说到这里，刚想再喝一口玛格丽特，却慌忙把酒杯放了回去：“已经不行了，再喝下去，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

“不过，最好把心里话全都说出来。”秀树像是在煽动东子似地说道。

“刚才，我说过要按医生的指示去做爱吧？”

又是有如性受虐的话题，东子或许已经有点喝醉了。

“完事之后，还得去医院，让医生检查丈夫的精液是不是确确实实射入到阴道深处去了。”

“那么，第二天……”

“医生命令今天无论如何要过性生活，完事之后还要再躺在诊疗台上，让医生检查精液是不是完全射入我的体内。就算是医生，可为什么非得要我把这种事情都让别人知道呢？”

东子又喝了口酒：

“如果再去医院，我的神经都快断掉碎掉，人也可能会疯了。”

“有没有稍微温和一些的方法？”

“我这么个外行去说这种事情，肯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只说有关不孕的问题，目前的医学水平还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先进，有大量的问题还没研究清楚。”

夜潜者 第三部分 第八章 长夜（4）

秀树对医学同样一窍不通，心想怎么会是那样。

“医院里确实有不孕门诊，很多女人纷至沓来，有人幸运地得到了孩子，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也成为话题。可那是极个别的事情，实

际上绝大多数人还在为无法生育而苦恼。但是，只要一说不能生孩子，人人都会说‘去医院看看吧’，就像去治个感冒那么简单。不过那都是幻想，不孕症不像感冒那样简简单单就能治好。以目前的医学水平无法解释的、神秘的、不可思议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

“不过，眼下医学不是也在发展吗？”

“也许确实是在发展，可今后无论多么先进，我都赶不及了。”

说到这里，东子自嘲般地继续道：“不知道那种事情的时候，还真的担心呢……”

“担心怀孕？”

“是啊，根本不用担心怀孕，可我还在避孕……”

“那是年轻的时候吧？”

“嗯，我那时很任性，打定主意不到三十四五岁不要孩子，等事业有了一定成就，生活也安定下来了，再生孩子也不晚。”

也不光是东子，现在很多年轻女性都抱有这种想法。

“我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可三十五岁以上或者四十多岁生孩子的，还是被称为高龄初产妇吧？看看那些名女人，就觉得再等等也没关系，不用着急。”

东子提到四十多岁才生孩子的，大概是指那些女演员和女作家，有一阵子女性杂志和周刊上有关名女人四十多岁生孩子的报道确实闹得沸沸扬扬。

“你最初准备先不要孩子，也是受了这些人的影响？”

“影响不能说没有。那种报道一登出来，连结婚也不用着急了。觉得二三十岁的时候就该尽情地出去工作，接触各种各样的人，让自己更有自信，然后从从容容地生孩子就行了。”

“这倒是种很出色的生活方式。”

“可是那样的话实在太晚了。毕竟生孩子还是在二十多岁到三十出头这段时间为好，过了三十五岁体力就不行了，而且怀孕的可能性也……”

“变得困难了吗？”

“没见到过明确的统计数字，毕竟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各方面不都会一点一点地衰退吗？”

“不过，现在这么大年龄生孩子的也大有人在。”

“当然有了，但那种情况基本上都是新婚吧？”

“是这么回事。”

“毕竟是头一回，男人也更加卖力呀。”

秀树苦笑了一下，对此不敢苟同。只听东子又说：“说孩子的事情到三十五岁以后再考虑也可以，这是女人任意捏造的理论，男女之间并不是那么回事。”

“可是，你丈夫……”

“他倒还能配合我。不过，那是医生指示他那么做的，而且为时已晚了。”

“唉，要是更年轻的时候这么做就好了。”

“我的情况就不能说得那么肯定了。或许年轻的时候也还是不行，说不定比现在可能性大些。不过，那时候脑子里考虑的完全是另外的事情。”

东子好像有些后悔，轻轻地咬着嘴唇：“那时候，我一心只想成为一流的记者。”

“正因为如此，你不是干得很好吗？”

“可只注重了一个方面，把重要的事情给忘了。”

说到这里，东子又喝了一口玛格丽特。

“不过，我已经不再嫉妒那些有孩子的女人了。就算跟她们在一起，也丝毫不在意。能做到这一点，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以前去医院，看到抱着孩子的人，哪怕只听到孩子的哭声，我就觉得自己比别人差劲。一想到自己永远都无法听到那种声音，马上觉得自己很可怜，就像是个彻底没用的女人……”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是多虑了。你有点自我意识过强了。”

“是的，我一直自我意识过强，所以就要比别人加倍痛苦。不过，现在我已经解脱了，总算把自己从自我捆绑的绳索当中解放了出来。”

“那就好。”

“现在，我已经可以平心静气地从玩具店门口走过。看到那些母亲把咣郎咣郎响的玩具在孩子面前挥动，幸福地在一起交谈，已经不会再勾起我的烦恼了。我能坦然地理解，没有孩子的状况对我来说并无过错，那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我也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

秀树未曾想到，东子从玩具店门口走过，都会产生如此应激的反应。

“干脆断了所有的念头，我自由了，真的自由了。”

说到这里，东子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地问道：“可是，你还、生气吗？”

夜潜者 第三部分 第八章 长夜（5）

秀树的确对自己被骗怒气未消，不过相形之下，他现在对东子更多了一份同情。

“事到如今，听了我的辩解，也拿我没有办法吧？”

“也不是那么回事，可你总算是脱离苦海获得了自由。你已经下决心不要孩子了，为什么还要干那种事情……”

“你当然会这么想，不过，我自己也不清楚。”

“不清楚？”

东子说这话有点太不负责。设了那么大一个骗局，怎么能说自己不清楚为什么那样做呢？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能不能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的理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

听秀树这么一说，东子朝着那排被灯光照射得有点虚无的洋酒瓶望了片刻，随即漠然地说：

“我，一到夜里，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

“这话听上去也许怪怪的。夜里，一上床，各种各样的妄想就涌到脑子里来，觉得自己好像变了一个人。”

“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概是去年这个时候吧，从放弃去医院治疗那会儿开始，总觉得自己突然失去了自信……”

东子双眼紧紧盯着空中的一个点，像是在倾听来自渺渺天际的声音:“我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不能生孩子，不就等于不是女人吗……”

“没那回事。”

“可不就是那样？对女人来说最重要的子宫，还有它周围那些东西不正常，不能生孩子。只要是女人就能做到的事情，我却做不到啊！”

东子用两只手围住酒杯说：

“夜里，一个人想到那种事情就觉得特别空虚，我为什么要降生到这个世上？我完成不了作为女人最重要的事情，就这么终此一生也完成不了生。这样，作为女人不就没法活下去了吗……”

“你不要用那种方式考虑问题。”

“不过，男人和女人毕竟还是不同的。女人唯一能够绝对胜过男人的，就是生孩子这件事吧？唯独在这件事上，男人不管有什么样的能力也是枉然。可我尽管是女人，也同样办不到。总觉得，就这么留不下任何东西，自己会像一件被遗忘的物品一样，匆匆过完这一生……”

“可是，一旦有了孩子，会更麻烦。从生下来到抚养大确实够呛，有的父母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最后竟被自己的孩子杀害。”

“这是两码事。希望生下自己孩子的愿望，跟父母被孩子杀害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的事情。”

秀树随便说了几句安慰话，东子好像已经无法领会。

“最近一直这样，夜里，一个人刚静静地躺到床上，就能听到不知来自何方的低声细语：‘你作为女人没有完成一件大事，这样下去你就不是女人！’”

“……”

“一听到那个声音，我就全身冒汗，呼吸困难，没过多久脑袋就像发烧似的神思恍惚。我焦急地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一定得想点办法，简直坐立不安……”

秀树忽然看到，东子的眼睛像是在搜寻什么似的发着光。

“每天晚上，黑夜降临我就害怕，黑夜一降临，我就不是原来的我了，黑夜向我发布命令……”

“这么说，全都是因为黑夜了？”

“是的，就是这样。”

东子坦率地点了点头。

“真的，黑夜一降临，就不再是原来的我，另一个我潜入体内，我像是被紧紧地绑住了。”

“……”

“怎么说呢？来路不明的东西全都潜入我的体内，比方说，从温

柔体贴、亲切的关怀、鲜花、爱情这些美好的东西，到猫头鹰、蜥蜴、蝌蚪这些黏黏乎乎的东西，形形色色的东西在我的体内形成旋涡。有的时候鲜花、爱情浮到了表面，别的时候猫头鹰、蜥蜴、以自我为中心的不怀好意的东西蠕动着爬到表面，稍微一留神，这些东西就形成了母亲般的感受。”

“那么，是想让人看看自己像怀了孩子一样吧？”

“倒也不是特别想那样做，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那种感受，等自己意识到的时候，已经不自觉地说出口了……”

知道东子怀孕是离现在大约两个月前，跟她见面一起吃饭时的事情。

“为什么要做那种事情？说实话，我也不清楚。不过，我想到你一定会认认真真问我的。唯独在这一点上我没有撒谎。”

“确实，我也认为是真的。”

“我知道你惊慌失措的时候，已经停不下来了……”

黑夜一降临，东子体内就会出现另一个东子，那个来路不明的人

格仿佛唆使她假装怀孕，并且硬把她拖到秀树面前，说出“怀孕了”这几个字。

夜潜者 第三部分 第八章 长夜（6）

从那一瞬间开始，一种虚构便以现实的面目开始起步，谎言层层叠叠，就像滚雪球一样，一旦注意到，已经大得无法复原。

“在我的体内，一定有满得快要溢出来的爱。”

东子像是在说给自己听。

“我确实无数次地提醒自己不要对孩子抱任何幻想，哪怕一辈子没有孩子也没关系，而且心里也想通了。自己也曾想过干脆断了那个念头，往后轻轻松松地生活。但是在我的体内，残留着满得快要溢出来的爱。哪一天成为了母亲，要尽情地疼爱自己的孩子，这种愿望在全身弥漫、凝聚。尽管脑子里想要放弃，但凝聚在身体里的东西是活的，黑夜一降临，就来跟我轻声低语：你毕竟还是想要孩子的吧？早点生个孩子吧，现在就立刻告诉那个人你怀孕了……”

说话的氛围变得怪异起来，见秀树屏息静听，东子把声音压得更低：

“每天晚上，黑夜一降临，那恶魔般的声音就偷偷潜入，对我低声细语：‘早点儿说吧，就一句话，只要说怀孕了就可以，就说你的孩子在我肚子里，只要这么说就行了。’可是，我拼命反抗，不能那样说，不能那样撒谎，这么做就是欺骗那个人。无论如何，这种谎言太残酷了。如果说了……”

东子两眼盯着前方的一个点：“那个声音却对我说：‘撒谎的是你吧？本来，你就想要孩子的吧？尽管想要孩子，却撒谎说不要，只要撒了这种谎，你就不会幸福。试着老老实实地对自己的心说怀孕了。’”

“后来呢？”

“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照着那个声音，对你说了。”

秀树总觉得像是在听人讲梦中的情景。

一个女人受到非理性的、完全超乎寻常的力量的拖拽，说出了凭空捏造的事情。像东子这样聪明的女人，会被那种来路不明的东西任意摆布？

秀树刹那间觉得身边的女人像是被狐仙附体的妖女，但凝神一看，

眼前还是东子，而且她似乎已经恢复了冷静，面带安详的神情喃喃自语：

“真的，我是很奇怪。现在想想，为什么要骗你说怀孕了呢？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可思议。”

“不过，你说得很认真，完全像是真的一样……”

“是啊。明明知道是纯粹的谎言，说的时候感觉却像真的一样，这样一来，就连身体也当真了。”

“身体？”

“真是莫名其妙，跟你说过之后，月经基本上就没了，身体也像怀孕似的感觉有点浮肿，而且浑身乏力，连肚子也变大了。”

“怎么会……”

“真是这样，下腹部圆滚滚的，好像能摸到硬疙瘩……”

“肚子确实变大了，大概是往衣服里塞了什么东西吧？”

“上次跟你见面的时候，确实在下腹部裹了毛巾。不过，就算把毛巾拿掉，也还是挺大的。”

东子轻轻抚摸着自己的下腹部：“女人如果不断地想：要怀孕，无论如何想要孩子，渐渐的，身体真的就会有那种变化。”

“想像怀孕？”

“那个时候，确实觉得肚子里有个胎儿。尽管也想过那是谎言，可一看，肚子还真的变大了。”

“那是，怎么了？”

“可能是脂肪堆积吧，要不就是肠子鼓了起来……”

怎么会有如此荒唐的事情？秀树再一次审视东子的腹部。

“那个时候，你也很害怕吧？”

的确，当时秀树只要一想到东子肚子里的孩子在一刻不停地变大，就觉得可怕。

“不过，你总是为我担心。我大概太疲劳了，每当呕吐、脚肿的时候，你也面露难色，三番五次长吁短叹……”

虽然眼下秀树不愿再去回想那些事情，可当时一门心思相信她怀孕了，做出这样的举动也理所当然。

“你记挂着现在几个月啦？身体状况如何？还能继续工作吗？还是要生吗……不过我很清楚，你并不希望我把孩子生下来。我也知道，你跟医生商量，设法让我堕胎，想尽了一切办法。”

“……”

“最后，你好像跟我说生下来也没关系吧？”

“因为觉得已经没法阻止了。”

“太高兴了。你认认真真对我说‘那就把孩子生下来’，我只要听到这句话就满足了。凭着这句话，我像是有了一种当母亲的感觉。”

东子似乎以更加怀念的口吻继续说道：

“打那以后，我一口气买了婴儿的斗篷和衣服，备齐了尿布和围

嘴儿，成了一位幸福的母亲。”

东子好不容易做了一场当妈妈的梦，却被击得粉碎，秀树觉得自己似乎做错了。可若不把事情挑明，他将陷入更加苦恼的境地。如果按东子说的那样依旧怀着孕的话，就快要七个月了，或许这个时候，一场伪装的游戏自然也会落幕。

夜潜者 第三部分 第八章 长夜（7）

“你买了那么多小孩用的东西，他没发觉吗？”

“我想他大概发觉了，不过，我也经常这样。”

“那么，你过去就一直这样？”

“觉得例假来得晚了的时候，就曾买过。我想要是事先把那些东西都准备好，说不定真的能怀孕……”

妻子没怀孕就大买婴儿用品，这本身就够奇怪的了，丈夫居然视而不见，也真让人不可思议。

“上次见面的时候，你的肚子还很大，他要是见了那副模样？”

“他当然没见过啦。那副模样是从家里出来以后才扮的。”

“在哪儿换的衣服？”

“嗯，在酒店或是洗手间什么的。”

想到她那么辛苦地装扮成孕妇的样子，还真有点令人同情。

“如果，你那副样子被他发现……”

“或许会大吃一惊吧……”东子这么说着，又加了一句，“不过，被他发现也许更好。”

秀树觉得这话难以理解，东子喝了口玛格丽特，接着说道：“我就对他说，是和别的男人生的孩子。”

“那种事情……”

“没关系的，因为他始终觉得我无论如何不会生孩子，是个可怜的女人。”

妻子能亲口对丈夫说，自己跟别的男人有了孩子吗？就算知道她的身体不容易怀上孩子，说这种话不也太过分了吗？

“我想，那个人大概已经知道了。”

“那，我们的事情……”

“我想，他还不清楚对方就是你。我们很早开始就不发生关系了。我去过形形色色的医院，已经不能再生育了，从我决定放弃想要孩子的念头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仅仅只是朋友，并不像你想的那样。”

听说东子的丈夫跟东子年龄差不多，大概也是四十岁左右。这样的年龄怎么会对妻子没有任何要求呢？

“那么，他还行吗？”

“他也很累了。去医院的时候，尽管不愿意也要硬着头皮，遵照医生的指示为我竭尽全力。既然已经断了要孩子的念头，那也该让他稍微休息休息了。”

东子的说法既像是在怜恤丈夫，又像是在自我安慰。

“那个人的任务也已经完成了，所以不妨随心所欲地玩一阵子，和比我更年轻更活泼的女人。”

“那种话，你也……”

“是的，我就这么劝他来着。”

秀树依旧丝毫也不能理解东子的心情。即便是因为生不出孩子，难道妻子就可以唆使丈夫去玩其他女人？

“他跟别的女人搞上了，你也不介意？”

“也不是不介意，是我劝他这么做的，那有什么办法呢？”

“如果你这么劝过他，也许他现在真的跟别的女人好上了。”

“那不也只能随他去了吗？”

“为什么要说那种话？为什么硬要这么撑下去呢？”

“我不是想这么撑下去，只是坦然地同意丈夫去玩女人而已。”

“搞不懂你的心思。”

“你也许是不明白，可我没法生孩子，只不过是半个女人，总而言之，是有缺陷的人。”

“还说那种话。”

“可是，医生不就是这么说我的吗？说我作为女人，最关键的部位有缺陷，一辈子都没法生孩子。整天守着这么个废掉的女人，不是对不起他吗？”

“不过，他没说过想去玩女人吧？”

“就算不对我说，我心里也明白。”

“可是刚才你还说他很体贴……”

“是很体贴。直到现在，我们还一起出去吃饭，去看戏，我的朋友都以为我们是恩爱夫妻呢。”

“既然如此，你说那些话……”

“是的，那是他对我的同情。”

“同情？”

“同情一个有缺陷的女人。”

大概是喝醉了，东子似乎变得相当自虐。

“你应该更加珍惜自己……”

“谢谢你的忠告。”

这回东子是以开玩笑的口气在说，紧接着她又端起酒杯。

说实在的，秀树对东子夫妇眼下的状态一点都不清楚。两人在一起表面上互相体贴，实际上这一切有如虚假的表演。

“后来，你丈夫有女人……”

“那倒没去证实，所以也不清楚。不过那种事情完全无所谓。说实话，见到你的时候，我已经自暴自弃。我对自己的身体彻底绝望，只想找个能扶我一把的人……”

秀树还不知道东子曾经处于那种状态，他朝东子身边挨近了些：“那，你答应跟我是……”

“是在我意志消沉的时候，不过，我可不是随便跟谁都行。一见到你，就觉得你很出色，后来好几次约会时，我发觉你是可以让我撒娇的人，而且……”

东子用手指顶住额头，像是要把醉意压下去。